列聖誌狀通紀 十二

肅宗

共十四

列聖誌狀通紀卷之二十上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

惠順王妃諺教二 肅宗四十六年庚子六月初九日甲辰再次書下于院相

聖上平日盛德大臣朝紳非不知之而猶有所不能悉者矣浩多公事酬應之時至廢寢食晝夜不休敬事上天雖遇小灾一念恐懼或雨雪愆期風日不和則無一時弛慮若難親察則必以日之陰晴風起何方問諸內侍宮人其不害於農事不乖於時氣則必喜不然則輒憂雖多年積傷之中於

大小國事與民弊至于今若不遑及也今雖當天
地崩拆之境可不略叙 聖德之萬一哉勤勞國
事至為病祟致損 聖壽矣今日喪葬諸具卿等
不可不致極如禮而必體 聖上之德意仍察民
生之弊瘼宜矣近來該曹儲蓄無不蕩竭故自
上軫念凡 殯殿山陵器皿等物所入銀子打鍊
純銀踏啓封置前頭 殯殿山陵所入銀器自內
當下所封置銀子但如樣造納可也 殯殿所用
金盞三具瓶一坐三四年前已為造置今欲以此
用之耳自 上以為近來諸道年年凶荒今番通
信使行所來銀子出給戶曹而其餘數則並江界

內司奴婢貢布代銀子同為踏啓封置將以備前頭賑恤時所需而仍曰若得年年豐登不煩用此則幸矣今日國家不幸罪逆深重遽遭此變而此等事豈不可使大臣知之乎仰恃　聖德竊祈無疆之壽閏月衣襨曾已製置常時所　御衣襨今又待令該曹則不必一一如例準備只待內間書示始為備納務遵平日省約之意毋為虧損　聖德之地幸矣

賑恤時所需銀子封置之由昨已下教矣近来該曹蕩竭今於　國恤初喪時凡物及　山陵工役必多不足之患故此銀出送分付該曹以為補用

之地則亦是除民弊之一端實無異於補用賑恤而亦無違於 聖意矣以此銀子添用 國葬可也三千七百五十三兩五錢二分出送矣 聖上平日勤勞國事之外甚嗜書史所寫所製者甚多所當出示朝廷者曾已記識以藏當此天地罔極中送于東宮以為出示之地矣

行狀 今上三年丁未

國王姓李氏諱　字明普 顯宗大王之嫡嗣 孝宗大王之孫 母明聖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佑明之女也 孝廟嘗夢見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乃龍也 孝廟覺而

喜甚曰此得元孫之佳兆也預命小字[illegible]待之杲以崇禎紀元之三十四年辛丑八月十五日辛酉生 王于慶德宮之會祥殿五歲時 明聖王后有産病 王每跪進粥飲憂形於色 后強進曰汝勸何可不從乎所養雀雛死令瘞之內局取牛酪而其犢悲鳴 王聞而憐之不進酪其仁孝之性自幼如此 顯廟奇愛之特簡朝臣以宋時烈宋浚吉金佐明金壽恒（一本有等字）爲元子輔養官 顯廟引見浚吉命內侍召 王出 王向浚吉再拜浚吉拜賀於上曰 元子揖讓拜跪鑿鑿中度若非天成何以如此 宗社臣民之福也丁

未正月冊封為 王世子己酉正月隨駕展謁
太廟八月行入學禮奠謁先聖仍就博士請業禮
容莊肅講音弘亮環庭而觀聽者莫不聳動欣悅
庚戌三月行冠禮辛亥四月行嘉禮 王妃金氏
光城府院君萬基女也時 王方在冲年頻接宮
僚講劘孜孜文理大達睿德日就待賓師恩禮備
至贊善宋浚吉卒逝 下令曰予心悲悼誠難自
定仍念前日殷勤教誨不覺聲咽於是遣官弔
祭甲寅 顯廟違豫 王夙夜憂灼衣不解帶及
大漸分遣大臣重臣虔禱于 宗社山川八月十
八日己酉 顯廟昇遐 王怛宅宗水漿不進擗

號擗踊侍者不忍仰視禮官進嗣位節目還下曰
天崩罔極之中又聞此語五内如割有不能自定
矣近臣三司累請不許大臣率百僚庭籲三請而
後始許二十三日甲寅 王步出廬次號哭不絶
淚下如雨詣 殯殿受大寶且哭且拜因步自延
英門至仁政門階上久立不就御座承旨禮官趨
詣勸進 王不從號泣而已諸大臣合辭懇請
王陞座而哭流淚被面滿庭臣僚擧皆嗚咽流涕
衛卒吏隷亦莫不投淚禮罷步還廬次號哭之聲
徹於外每對臣僚之初見者輒哭從容謂大臣曰
予以冲年莅玆大位不知事理之如何凡諸政令

恐或妄謬惟願大臣善為導迪 王嗣服以來夙
夜祗懼一以敬天勤民為務尚方之貿易於燕市
者特命停罷後因臺臣言又罷太僕之市馬 新
陵石役甚鉅 王承 慈教移用 寧陵舊石以
省民力時 仁宣王后喪未及練祥禮官啓議
王代服之禮 王從大臣議卒哭後因朝奠受服
蓋用古人未葬象生之意也 王深軫凶歲民生
之困瘁減尤甚邑軍布之半辛亥以前還上之指
徵無處及咸鏡道壬子以上之未捧者並令蕩減
十二月壬寅葬 顯宗大王於崇陵發引時 王
祗送于敦化門外返虞迎哭于郊外乙卯 仁宣

王后練祭後從大臣議　敬思殿朔望陪祭時臣
僚以即今所着白袍帽帶行禮夏旱　王親禱于
社壇秋展謁　山陵　王以為生民休戚係於守
令守令之辭朝必引見詢問治民之道且勿令善
事要譽或察其不稱者遞之　教曰守牧不得其
人則銓官一本作曹重被誤擬之罪曾已嚴飭而奉行
漸弛不能擇差近來方伯之啓罷臺閣之規劾比
比有之別為申明之意果安在哉銓官推考警飭
教曰昔唐太宗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為樂
在朕翻成感傷何可宴樂子路嘗負米百里之外
及父母歿常思負米之日今予方在哀疚之中豈

可晏然仍封誕日方物物膳若平日乎其除之嘗
命工作舟水圖 親製文題其上揭諸座隅以自
警一日出示輔臣曰君猶舟也臣猶水也水靜而
後舟安臣賢而後君安卿等宜體此畫之意以盡
輔弼之責可也 下諭於諸道方伯曰予之為民
一念寤寐不弛每一飯輒思粒粒辛苦一衣輒思
紡績之勞年来飢饉八道皆然而圻甸兩西嶺西
北尤急必須預為料理然後哀我黔蒼庶免填壑
之患矣十行 天札辭意惻怛中外聞之莫不感
泣以溢虹貫日 下教責躬勅勵羣工廣求直言
丙辰分遣繡衣廉察守宰臧否因儐使狀察一縣

吏不治而濫捘褒賞遂罷御史開城府失火延燒
五百餘家特令賙賑八月行　顯廟大祥越八日
丁丑展謁　山陵十月行禫祭十二月親行大政
于便殿丁巳幸太學謁先聖還次春塘臺試取文
武以彗孛之灾求直言命大臣諸宰會賓廳書進
弭灾之策憫時久旱親禱社壇避正殿減常膳撤
樂禁酒重修　永禧殿行酌獻禮戊午　王違豫
閱月乃瘳禮官請告　廟陳賀　王以為予疾彌
留貽憂於　慈聖心深惶悚豈可安心於稱慶之
舉耶大臣力請始許而猶令外方只進賀箋不獻
方物夏旱　王曰自予忝位以來旱澇相連至於

今日而極矣兩麥焦枯四野無青雹雷氷塊之變繼出於夏月靜思厥咎其實在予夙夜憂懼食息靡寧自今日避正殿益加敬畏咨爾大小臣工各盡寅恊少答天譴仍命减膳撤樂禁酒又命兩局兵曹見弱充定及物故徵布之類明查變通躬禱于 宗廟復 下教求言曰今玆旱魃振古所無無乃政令施措不合天心歟銓曹用人不循公道歟獄訟不公歟宮禁侈美歟言路杜塞字牧不恤歟賂賄公行善事者衆歟寡昧之得失生民之困苦其各悉陳無隱己未 仁祖朝功臣妻在京者令戶曹給月廩在鄉者令本道給之 教曰錢是

一國通貨民亦樂用不可不繼鑄以責成效而銅鐵非國中所產停役之日多今下銅鐵百斤以為補鑄之資發僧徒築墩于江都　教曰江都國之保障設墩出於陰雨之備第方春飢餓之民雖無調發赴役之事不無侵擾妨農之患予甚愍然令遣近侍宣布軫恤之意賜今年田租且近畿僧徒遠来作役其以米石三升分給若有横挐貽弊村閭者繩以軍律　教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一日暫曠而近日臺諫或以推考引避或除授未久而旋又尋單朝除夕遞甚非古例也今後非實病勿捧辭單亦依　祖宗故事兩司互為勘推朝官

父母年老賜食物而獨於宗戚儀賓無推恩之典
年七十以上衣資食物一體優給又 教曰近來
轇轕之紛紜必由於方伯守令牽於私情拘於形
勢知非誤決之致也如此則民安得不寃乎至於
秋曺詞訟之積滯莫甚於今日或牽掣私意遷就
歲月趑不回啓良可寒心自今毋踵前習復有不
遵法令者論以重罪秋 王出御露梁大閱命修
江上成三問等六臣墓凶人有潰藏名投書于築
墩所語極叵測購捕伏誅株連者施法有差宗室
焜熿兄弟名入凶書勉從羣議安置濟州而厚給
廩料衣資定給使役憐其幼年兄弟相離送置一

處毋妻許令隨往遣醫救護縣官以次給馬饋食
後命量移甲子因 慈懿王大妃周甲頒赦特命
放宥 王以儒教廢弛復設慶尚全羅兩道四界
首提督官親臨春塘臺觀武才兼行文臣庭試
教曰百官祿俸所當依舊例加給錢文而錢令不
足勢將難繼六品以上所減祿俸先為充給十月
雷電 教曰雷電之變出於純陰之月靜言思咎
寧欲溘然予當益加警惕而大小臣工革去伐異
之習懋盡寅協之道少答天譴遣御史于濟州試
取若干人 王曰予令講洪範書箕子傳道於武
王以叙彝倫及其受封于東大明教化禮樂文物

燦然可述使我東國至今冠帶克明五常以得小
中華之稱者箕子之力也其令主文之臣別撰祭
文遣都承旨致祭于箕子廟仍命承旨曰別遣承
旨重其事也卿須致敬行祀廟宇墳塋如有頹圮
一一書啓以為修葺之地子孫中可合錄用者亦
為訪問承旨白檀君東明王廟亦在其處自 世
宗朝春秋降香祝似當一體行祭 王曰先祭箕
子廟後亦為擇日致祭庚申 教曰 祖宗朝廟
庭大臣配享無代無之 先王廟庭獨無大臣
先王在天之靈想必缺然予豈敢一日安於心乎
世宗朝 太宗為太上王欲以南誾趙浚趙仁

侑配享 太祖廟庭羣議以為闔國家子孫萬世之讐遂拔之後因 太宗下教終為追配高麗始祖廟四臣亦為追配其時引唐太宗古事為言此事雖無古例可以義起而既有 先朝已行之成典且有唐朝古事之明證其令賓廳圈點以入於是賓廳以領議政鄭太和圈點初羣臣以太和及判中樞府事趙絅兵曹判書金佐明議定配享後因臺啓拔去太和至是追配後又因臺啓拔去絅

教曰灾異荐臻艱虞溢目訛言沸騰危疑多端輦轂親兵之將不可不以國之至親位高者畀之光城府院君金萬基即除訓鍊大將使之即日受

符寮任又以申汝哲除摠戎使又 敎曰廉頗藺
相如戰國之士而猶為先國家急後私讐寡人之
羣臣先私黨而後國家公道淪喪私意大行注擬
之間專用一邊之人權勢偏重驕恣日甚決不可
倒授太阿使主勢孤立於上黨與益熾於下吏曹
判書李元禎姑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討諸逆錄
保社功 王嗣服之初羣壬竊柄謀危 王室建
請親耕親蠶盖親蠶則當備嬪御故欲進挺昌女
以動搖 長秋既消吉將行天大雷雨以風壇墠
帳幄震盪破裂 王震恐事遂寢逆宗楨柟㮙兄
弟俱蒙 孝顯兩朝眷愛出入宮禁無限度漸

益驕㴲及至 顯廟大喪之初耩又以代奠官居
宿 殯殿睥睨 兩宮間覬覦非望而諸舅昆弟
賓客布列朝廷為之羽翼積之孽子堅驕橫自恣
久蓄異志及其奸騙事發大疑懼父子謀益急圖
總體察使以統戎務締交赫然擅設私兵遂與羣
不逞之徒日夜謀議禍迫朝夕 王沉幾默運先
奪兵柄而一二肺腑之臣察其嚬呻賊不敢發於
是元老上變告耩堅承款堅伏誅 王特推敦宗
之義賜耩馨甸而即命斂葬積赫然次第就戮又
因李元成追告兇孽有網漏提昌晚悅元老伏法
策勳賜金錫胄金萬基等保社功臣號金壽恒白

王曰宋浚吉久在書筵之列至誠輔導疏論積之爲人至引李泌論盧杞事爲喩及今積之罪惡彰著其言果驗浚吉雖緣媒孽者搆斥終被追削聖心今旣開悟當追復其爵賜祭以慰從之初僨臣始壽因通官處唱增益口語語犯 先朝 明聖王后聞之痛盡命首相往詰通官語言所出僨臣憑依幻惑之端畢露旣又國舅金佑明疏論楨柟與宮人交亂狀凶黨急求對至欲究問反坐、明聖王后召大臣於簾前教諭激切有司始勘楨柟罪而必欲動搖 東朝以售奸計鑴乃以照管慈聖動靜之語頌言於筵中國人莫不痛惋至

是 王罷始壽鏞並賜死蕩滌江都南漢辛亥以
上還上未捧筵臣白曰 宣廟朝先正臣李珥所
撰進聖學輯要本於大學約於衍義而巨細精粗
無不備盡 宣廟大加稱賞若於召對之際有時
講論又於燕閒之中尋常玩索則功效豈淺淺乎
王曰 先朝時本館所進大學衍義予嘗病其
卷帙浩大難於披閱今聞聖學輯要誠爲切實云
其即寫入引見大臣原任二品以上三司長官
王曰夜見書雲觀草記有星入於太微西垣外而
似有尾跡甚可畏也故爲召卿等欲聞弭災之道
夜分乃罷仍 敎曰予以否德叨承丕基政令施

措弗協天心仁愛之天降此灾沴夙宵警惕若恫
在身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大小羣工克盡乃
職少答天譴十月二十六日辛亥　中宮昇遐謚
曰仁敬　王曰國家不幸兇逆遠生當其氣焰滔
天之日或有助成形勢者或有附麗邪論者此類
既已迸諸四裔明示癉惡之典此外餘人之不能
自拔於頹波亦何足深誅乎令輕重有別處分已
定陽舒陰慘春生秋殺人主代天理物之大柄也
當此灾異沓臻人才眇然之日其即隨輕重收叙
辛酉　教曰方伯所以承流宣化者也綱紀一道
按察郡邑為任顧不重歟雖有良法美政不知所

以奉行則朝家之澤不行雖有循吏汚官不能審其黜陟則考績之政廢矣自今諸道方伯非不慎簡而至於有才望威重能盡其職者鮮矣予甚慨然其令備局毋論資級履歷及曾有罪累另加抄薦儲養以盡委任岳牧之意命立高麗忠臣鄭夢周斥和三臣吳達濟尹集洪翼漢祠錄子孫鰥寡孤獨無依之類減其烟役年八十者賜食物各樣身布依舊制以五升三十五尺定式領府事宋時烈陳劄退歸遣重臣傳諭於所住處二月丙午葬仁敬王后于翼陵高陽郡春收米特命減除夏旱蹴决 王曰情罪俱重者不可輕議而罪重情

輕者必用曠蕩之典然後可以解幽寃而回天怒
矣雖然不問輕重混同放釋則僥倖之徒不無希
望之心必須參酌情犯量宜善處行 永昭殿酌
獻禮五月二日冊 閔氏爲王妃驪陽府院君維
重女也時久旱 王禱雨于社壇命召大臣卿宰
三司詢問弭災之策下教責躬廣求直言勅勵羣
工弘文館論 中宮之喪不可無練令大臣儒賢
博議 王曰領府事宋時烈議中廢却不行殊非
愛禮存羊之說是也夫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古今不易之制也今若諉以無變除
之節不行練祭則情禮缺然雖已除服不可全廢

三年之義練禫節目趂即磨鍊舉行練日遂親臨
魂殿行酌獻禮　王曰近因國家多事又值年
凶未得展謁　園陵今已五載予心缺然今欲展
謁　敬陵仍詣新陵以叙悲懷道路橋梁切勿大
段修治亦勿植炬留都軍兵勿令徵發圻輔以上
番御營軍宿衛夜對講畢　王謂講官曰夜對非
但為夜氣靜寂講論有味一堂杯酒之間藹然有
家人父子之義故曾在　孝廟朝數賜夜對侑酒
以歡爾等今各安意隨量飮酒幸太學謁先聖行
酌獻禮還臨春塘臺試取文武　王曰近來學校
之政廢弛須修明然後可以正士習而淑人心也

其令大司成取先正臣李珥所著學校模範恭以
令日應行者講定舉行時禁中有留置佛經之事
右議政閔鼎重白 上曰自 上必不留意異教
而外人想或致疑宜即出給 王曰唯予欲出給
雅矣筵臣白曰君上處崇高之位豈能盡知民事
之艱難乎兵曹判書李翽家有一古畫屏而繪畫
我國民間四時農功頗詳悉宜令弘文館摹畫以
入以備 睿覽矣 王曰予嘗作豳風畫屏以觀
矣今聞此屏畫我國農功尤可觀省使之入內觀
覽後移摹可也壬戌白虹貫日 王謂輔臣曰國
家不幸天災荐疊而今者虹變又如此食息靡寧

同知攸濟仍令諸臣各陳弭灾之策時羣臣多言白骨隣族兒弱徵布之弊請行戶布議久未決令大臣備堂三司會議 王曰即今身役之偏重最為痼弊均役救弊固莫如戶布之法而節目未定聽聞先駭民情騷擾朝議紛紜雖有良法美政勢不可斷然行之令姑停止以為鎮浮議定民心之地徐觀年事從容更議大臣陳白今歲凶荒折湖尤甚折向已減大同矣今若許減湖西則該廳需用匱乏此不可不慮 王曰若慮經費而全不蠲減則殊非恤民之意尤甚之次邑同減一斗平壤民家失火延燒三百四十餘家特賜米五百餘石

分賑之減其身役久旱得雨 御題以喜雨詩命
承旨玉堂製進親臨春塘臺觀武才遣御史于南
漢試才羣臣以變通軍制前後陳達 王以爲即
今形勢有難猝然大變乃以別隊精抄合設而爲
禁衛營盖用兵曹判書金錫胄議也命修正文廟
祀典於是將從享中壽長侯公伯寮蘭陵伯荀況
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任
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臨川伯吳澄黜享文登侯
申棖淄川侯申黨以疊享去黨建寧伯胡安國華
陽伯張栻蒲城伯眞德秀崇安伯蔡沉以失序改
定位置以宋朝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

公李侗文肅公黃榦本朝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
渾新從享于聖廡李珥成渾從祀之請自 仁廟
朝乙亥始而 先朝戊申年間館學儒生復有宋
朝三賢並配之議以至今日章甫累籲 王命禮
官並陞配又因金錫胄議議于大臣儒臣一依明
制刪黜釐改備局引見時右議政金錫胄曰昔在
庚寅年間朝廷募人送咨于登州軍門其後 明
朝亦送人來泊宣川仍與交易而船人徐姓者終
始往來通信淸人査問時其人被酷刑終無一言
而死國家幸得無事不可無褒賞之典 王曰賤
人無識而乃能爲國捐生其忠可嘉子孫可用者

錄用如有屬役者免役　仁祖朝南漢扈從軍兵
年七十以上加資者給料彗星見幾兩月乃滅先
是　王曰古人云不以天下儉其親近因連歲凶
荒豊呈盛禮尚未擧行予心缺然當復如何非不
知今年穡事亦未登熟而及此國家粗安之日上
奉　兩慈殿越歲首上壽獻祝此豈豊亨豫大而
然哉職由於人子愛日之至情也豊呈節目斯速
磨鍊至是　教曰進宴節目因　慈教務從簡約
而即今上天示警灾異如此其停止臨筵　教曰
今年風灾振古所無考見日記乙亥辛卯之風灾
實既往之明驗其應之必如前日雖未可知目今

可憂之端不一而足旣有緩急糧餉最急江都南漢儲蓄枵然甚可慮也聞戶曹所儲之木厰數頗優以此轉貿作米或別樣措置之意言于大臣又京圻大同米三南月課米合萬石命輸送江都訓局砲保木工曹匠布亦令作米輸送江原道進上人參特令减半金煥上變璽瑛等伏法方其設鞫之日金重夏使金翊戴以柳命堅秀沇等事密言于御營大將金益勳益勳啓達遽鞫問事多虛妄重夏翊戴减死流三千里因知事李端夏陳白减除 各陵忌祭所用綵花分遣御史于三南及北路兼察賑政以冬雷 下教責躬曰政令施措漸

不克終歟言路不開讜言不聞歟實惠未究下民困窮歟奢侈成風糜費孔多歟用舍不公私意橫流歟紀綱頹弛百隸怠職歟獄訟多滯寃鬱莫伸歟廣求直言無或有隱大小臣僚精白一心恪勤乃職剖斷一己之私少答天譴又令大臣六卿三司長官薦進人才特下內司胡椒丹木白礬虎皮等物以補賑資內局減青大竹內農圃減加出馬停訓局軍器寺月課及內弓房造弓之役減酒房酒米須賜耳掩貂皮亦令減半 教曰予嘗讀韓文中何蕃傳又見宋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凡國家之所以廩養士子者豈

徒使之作文干祿而已哉予意以為此三人別立
小祠於成均館之旁使諸生有所觀感令禮官問
于大臣儒臣舉行癸亥展謁 太廟 王以為自
前 宗廟 永寧殿展謁時行拜於階下而退情
甚缺然於是拜禮畢仍詣殿內奉審備局引見時
大臣以新年勉戒之意陳達 王曰戒誨切至可
不體念但君臣之間貴在情志之相孚近來外則
獄訟不平內則論議相激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今日入侍諸臣克去私意共思寅協之道予亦有
望矣夏久旱 教曰旱魃之慘愈往愈酷數日之
內若不得霑潤之澤則將未免赤地千里而民無

予遺興言及此寧欲自焚以答天譴予當以身代犧親禱于 太廟引咎責躬之意別為措辭添入於祭文中又 教曰陪祭執事官以下須體予意沐浴其身洗濯其衣虔恭齋宿無或飮酒吸烟又曰闕內外各處汚穢之物各別修掃遂禱雨于太廟又曉諭民庶曰予以否德所為多不善以致天降之災水旱風霜害爾禾穀使我無辜之民阽於溝壑念之至此予心如割誠無顏面以臨于爾等之上也惟望爾等忍飢寒保妻子毋或流離予方削衣減食以為救活爾等之計勿以予言為不信也嗚呼爾等非予之赤子乎父母雖或貧不能

養其子寧有其子棄父母而去者乎且或有迫於
飢餓而為盜者亦豈本心哉實由於予不能制爾
等之産既無恒心又無素教使至於此此予所以
日夜腐心流涕者也自乃祖乃父蒙我 祖宗之
厚澤保其田里安生樂業者三百年于玆矣今雖
困急其何忍捨予而流散乎亦安可萌不善之心
以自陷於危險之地哉且念卿大夫忠義之心自
與凡民不同爾各勸諭隣里毋或流一本作離散毋或
竊盜自給之餘如有相資之勢與之相分毋為獨
生之計西銘有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人之心
其於物尙有相愛之心况於同胞者乎予不能自

保其民而發此哀痛之辭尚宜哀矜而動念也又宣諭于諸道監司守令曰咨爾方伯毋或安坐巡歷列邑與其守宰面議荒政見吏民曉諭朝家勤恤之意使不至於怨恨而流散予見朱子爲浙東救荒使也其門人所記云公鉤訪民隱晝夜不倦至廢寢食窮山深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屛徒御一身所需自賫而行部内不知其所在官吏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境以此所活萬萬其後入見孝宗迎慰曰浙東勤勞朕所知之此豈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至若兵水使守令僉萬戶察訪亦各有所屬兵民各以民飢己飢民死己死爲心則

豈無相救之道耶十一月 王經筵患 教曰今玆所患不日差瘳實賴天地 祖宗之默佑也不可無非常慰悅之擧況此凍節罪囚之久滯牢獄不可不念京外死囚以下並皆放釋其後 王曰夫赦者小人之幸古人以愼無赦陳戒其君世降俗末人心薄惡之日尤不可輕施無前曠蕩之典以啓奸人僥倖之心而（一本無而字）頃於大病纔瘳之日徒知慰悅之爲急罔念後弊無窮率爾混放追悔莫及今雖不可還囚推覈而若或因一時特教以爲日後援例應行之資則其弊有不可勝言切勿援例事永爲定式 教曰予惟亡國喪身之禍

罔非一道而求之古今罔不由於沉湎于酒顚覆
厥德是以惟我　祖宗深憂遠慮丁寧曉諭而近
日大小臣僚惟事崇飮上而置國事于度外下而
貽父兄之憂感寧不寒心矧今天怒民怨之日君
臣上下早夜孜孜猶懼不濟其敢縱酒廢事乎咨
爾臣工克體此意戒爾崇飮恪勤乃職弘濟時艱
十二月五日　王大妃昇遐謚曰明聖甲子四月
祔葬　明聖王后于　崇陵命減楊州大同米二
斗瘟患時巫女入闕祈禱因戶曹叅判朴世采疏
論令攸司案治施刑不服　王曰孟子曰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巫女入宮中禱祝誠極不敬雖

甃術楊少無所惜而蠢愚無知之物若自以爲祈人疾病而死云爾亦涉不好減死絶島定配四月三日　王大妃發引　王祇送于敦化門外返虞時祇迎于興仁門外　教曰今歲乃　慈懿王大妃周甲也曾欲别設豐呈以表慶賀矣顧予罹此荼毒莫伸愛日之情喜懼並至予懷罔極以閭閻家言之若逢如此之慶雖在衰疚中必有别樣慰悦之擧今於　慈懿殿誕日自内將有設供之事宫中侍御人亦皆有頒賜之典進上物件比常年加進頒赦亦即擧行因奉朝賀宋時烈議不行陳賀左參贊李端夏投進　宣廟朝寶鑑五卌優批

嘉尚仍賜廐馬以旱災命招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訪問弭災之策　教曰比來士習日益浮薄厥咎專在於父兄家無嚴父兄朝無賢師儒無以養其才他日立身將焉用哉自今以後大司成必以有文學凝重寡默者擇差丕變士習乙丑特下內司米綿布以補賑資命抄清白吏又命掄擇蔭官中可合閫任者武臣堂上依　孝廟朝故事開講時使之輪回入侍　王謂羣臣曰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論語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奏讞之際可不詳慎予覩漢宣帝勿治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之詔此誠前

代之義意也且考法律亦有謀叛反逆外子孫妻妾奴婢告父母家長者處絞之文而近觀外方刑獄文案事不至重大而或使子孫證其父母祖父母妻妾證其家長殊甚無謂不可不申飭但父子俱犯妻妾同惡者不可不一體推治且外方滯獄至有累經年歲者若其疑獄難決者監司即為啓聞以請裁處如其不然則須速處決事申飭各道

教曰天元玉曆書於天地日月風雲星辰之災祥無不備載雖與觀象玩占有異有年代遠近之異不可不一體備置於雲臺令下一件或貿來或繕寫藏置○亢旱放出宮女二十五人時自夏徂

秋旱乾彌酷連次祈雨　王曰日昨祭文中罪己
責躬之語極其草略欲爲還給改製慮或受香之
差晩循例啓下心甚不安今觀三角祭文略及責
躬之語而全無懇迫哀籲之意改製以入　下教
責躬疏决罪囚親禱于社壇　王曰釋衰權着代
攙祈禱實出於不得已之擧而誠意淺薄天心莫
回亢陽愈甚田野濯濯夙夜遑遑若恫在己不可
以纔行親禱有所等待遣大臣重臣祈禱于南郊
及諸山川祭文令主文之臣製進而罪己責躬之
意各別添入又曰今玆之旱振古所無若過數日
不雨則穀之餘存者將盡棄之予用焦憂罔知攸

濟求言之敎已過三旬而尚今寂然進言不用則
君上之過而求之不言者責在羣下然此莫非予
狹於翕受之量而然也王堂居論思之地既無匡
救之言兩司亦無一言豈予不足與有爲而然歟
予甚慚歎愍忠壇及戰亡庚辛餓死人等處遣官
賜祭閉門還市等事亦即舉行臺臣陳白外間傳
言禁中新得數箇惟石斲石擊之云當此艱虞之
日留心細玩甚非所望於 聖明也 王曰此言
不無過實而古語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不體
念焉 敎曰今觀隷院單子有接訟三年不決者
怠慢之習不可不懲堂郎推考諸司官員之卯仕

酉罷載在法典啓下公事之三日覆啓亦有受敎而百隷怠職不察緩急率多遲滞並申飭八月展謁 崇陵顔色之戚哭泣之哀羣臣觀者莫不感歎十二月親行 明聖王后大祥祭丙寅二月親行禫祭三月幸太學行酌獻禮將試士擧子蹂躪而死者六七人 王驚悼退試於春塘臺筵臣陳白宮禁之不嚴 王曰常加申飭而内言（一本有之字）出外近來益甚誠可寒心别立科條如有無端出入傳播内言者與筵說宣泄之罪同科四月進豊呈于 慈懿大妃殿 王曰謹行上壽之禮子孫咸萃終夜侍宴稱觴慶壽和氣融融此實稀覯之

寧曷堪歡忭　至尊周甲慶莫大焉奉上徽號有不可已乃於五月上尊號曰康仁　王聞戊午深河戰亡人李愛卿子年今八十三孝行卓異特命旌閭八月白虹貫日　敎曰非常之灾疊見層出憂懼兢惕彌日不弛雖在常年節用而後可以愛民況此凶歲尤宜節損湖南朔膳限明秋除減三名日進上亦為停除餘丁收布停罷帖價米蕩滌依辛亥例裁減御供送鹽五百石于濟州以補賑資丁卯因大臣之請聖廟從享諸賢子孫並皆錄用俾世襲冠冕以為定式從師儒之言連山藍浦兩邑税米經亂後歸地部者復送之養賢庫設別

科於西路　親臨法殿行諸宗殿講展謁　康陵
還次射壇觀軍容賜五大將厩馬施賞軍兵萬壽
殿灾行　宗廟永寧殿慰安祭　教曰萬壽殿回
祿之灾實前史罕有之變靜思厥咎亶由於予才
淺德薄政令施措大不恊於天心致此非常之灾
未央之灾書于漢史古語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灾
與言及此一倍危懍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
逮大小臣僚寅恊恪勤少答天譴展謁　長陵初
術士言　長陵宅兆不利　王以為　山陵遷動
事極重大必欲奉審定之至是　教曰五十年
陵寢不可以些少疵欠只信風水之說輕易遷動

矣其後議遂寢特減高陽坡州今年稅太 王曰自古嗣王紀元必以即位之明年為始歷觀古史皆然而今此殿試策題中以十四年于茲為言故改點以下矣夜對饋講官酒曰此酒唯量飲不辭而酒之為害予備知之矣有父母者貽父母憂且不利於其身有害於職務不可不痛戒也遂下一絕以示戒飭之意命諸臣和進親行大政 王曰國家治亂係於得人之賢否進退之權在於銓曹治平無事之時循常注擬猶當勉勵況今國事多艱而君臣一堂情意流通之日乎必思所以祛私意恢公道褒節義崇德行舉廉吏疏滯鬱以為聳

動振作之方考閱官案隨案擬入隨擬點下則一
政官足矣何必親政為哉政罷宣醞除減京畿公
洪江襄黃海咸鏡五道稅太之半諸道春收米分
灾實蠲減有差戊辰正月上日　王出御仁政殿
受羣臣朝賀後又　御仁政門行朝參命改定三
司禁亂徵贖之制西路城池頹廢處隨毀隨補禁
漏軍於闕門閉後踰墻入來兵曹請依法斷以一
罪　王曰迷劣軍士不必深治從重决棍政院以
法爭之　王曰法雖如此情有可恕不從　王將
展謁　寧陵右議政李翻上劄以荒年擾民且多
癘疫請退行　王曰昔東漢明帝當謁園陵夜夢

先帝太后如平日歡悲不能寐寀層消吉即率羣
臣上陵予嘗夢謁于 孝廟孝廟握手歡喜玉音
丁寧覺來涕泗交頤追慕倍切實難自抑求之神
道不遠人情至情所在天必矜恕則彼至愚而神
之民豈不知此行之出於萬不獲已也遂幸 寧
陵次廣州山城行宮 王曰 仁祖丙子駐蹕之
地今適來見不勝感愴蠲減楊廣驪利四邑春大
同米驪州境內年七十以上者頒給食物致祭于
溫王廟永昌大君明善明惠明安淑靜四公主驪
陽光城兩國舅完豐府院君李曙墓又命賜祭于
雙樹險川戰亡將士及辛亥餓死人埋處 王過

雙樹嶺停駕問曰此是戰場乎閔棣許完等千里
勤王戰歿於此今過此地尤用慘惻兩人子孫録
用　御西將臺愴然久之命收用戰亡人申誠立
有功人徐欣男子孫圍城時官屬生存者食物題
給未加資者特命加資　太祖大王睟容奉自全
州到江上　王出迎于津頭奉安于資政殿行酌
獻禮摹寫新本成奉安于永禧殿量減所經各邑
春大同民田之割入於治路各邑之支供於廚傳
者以耗穀償之　慈懿大妃症候危篤遣大臣重
臣祈禱于　廟社及諸山川干係逆獄綱常外死
囚並命放釋　八月二十六日　慈懿大妃昇遐諡

曰莊烈徽號曰貞肅溫惠殿號曰孝思陵號曰徽陵有術士投疏請求雙乳並結之穴或占一岡上下之地移奉 長陵以為兩陵同局之計 王曰親審斷定令不可輕議後以臺啓罪其人祥原人上疏備陳宮家折受之弊即命罷之昭儀張氏毋乘屋轎出入闕中臺官焚其轎推治其奴 王以其出入有命不為論啓而擅刑令內司罪禁吏所由諸臣多爭之 王曰當初刑訊蓋出於一時過擧而令闡二人皆至殞命到今追悔實為矜惻恤典擧行後又 答憲臣之疏曰七情之中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予之病痛每在這裏向日之事

亦不忍一時之忿致此無前過擧茲實涵養之功有所未盡而然也反躬慙悔竊自以爲吕伯恭一匹夫也而忽覺於聖訓乃能變化氣質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矣必須加意於本源之地克致存養之功然後庶可以祛粗暴之病而無頻復之悔以此自警于心寧有外示悔端而內懷愠怒以示人不廣哉十二月十五日 懿懿大妃發靷十六日返虞 王哭送迎于東郊己巳正月命定 元子位號 元子昭儀張氏出也封張氏爲禧嬪 王以爲科擧士子出身初程而近來科後每有人言令招試官於政院飭之以公正取人

教曰今者春風解凍土脉初動勸農振貸之意下諭於諸道監司五月　仁顯王后退處私第命陞禧嬪張氏爲王妃因旱蹶決庚午瑞興縣癘疫熾盛　王親製祭文遣禮官致祭于本縣社壇及境内名山六月以冕服出御仁政殿冊封　王世子十月　莊烈王后祔　廟蕩減三南及京畿各衙門戊辰以上致敗拯米六千餘石夜對講訖命宣醞　手書四韻詩以示諸臣曰天地茫無垠眇然有一身秉彝本自善物誘乃亡真操舍毫釐判聖狂俄頃臻開（一本作閑）邪莫若敬克己日維新仍使諸臣和進辛未右議政金德遠以前所聞於宦寺

者陳達內司事而語關 先朝 王曰古人云當
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內外朝自古隔絶固不當
相與酬酢而評論 先朝以此說又爲陳達極爲
無據金德遠罷職仍命內侍府刊去其宦官名並
削其子壻之籍以 御題策泮儒一榜並賜及第
展謁 貞陵歷入武安王廟擧手揖仍命卜日致
祭東南廟毀傷處趂卽修補又 敎曰今玆歷入
實出於曠世相感之意而亦所以激勸武士也咨
爾諸將須體此意益勵忠義捍衛王室往蹕射壇
觀兵後又幸慕華舘觀武才慶尙監司李聃命以
麥穗有二三岐或四五歧爲嘉瑞封進命還送蕩

減三南被災邑戶曹稅太一萬二百餘石米九千五百六十餘石惠廳米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餘石三南移轉賙賑穀十萬餘石　親製千字文序使世子以此進講時發各營門軍卒築墩江都遣中使宣諭曰爾等身操版鍤勞苦實多予之矜念奚但宋帝之軫念西征將士而已玆諭予意仍加錫賚又賜　御酒六十瓶曰縱不能徧及蓋亦投醪飮河之義也又命守臣軍卒如有不遵將令作挐村閭者繩以軍法幸太學謁先聖仍試士誨諭諸生曰設庠序學校以養四方之士者蓋欲其講劘正學擇善修身本乎人倫明乎物理也豈徒作

文干祿而已哉昔顓孫學干祿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誠能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則祿不干而自至矣竊觀比來士習不古經明行修曉達治體者少而尚文詞趨祿利者滔滔皆是此豈

祖宗興學作人之本意哉在昔安定胡公為蘇湖教授致致雅勅其弟子之辭氣異於常人矧今濟濟多士密邇尺五上下情志藹然流通誘掖激勵寧不在茲敬聽予訓服膺勿失壬申教飭羣工訪民隱勸農桑勉學業又　教曰昔西旅貢獒君奭作書告戒武王令者筵臣以却異物昭儉德縷縷陳達予嘉其誠而可其奏矣今下銀鼠皮御褰

令尚方焚之謂筵臣曰趙宋仁厚立國而猶不貸
贓吏我國贓法不嚴故人不畏法民受其害豈不
寒心司馬氏先門地後才藝實非擇人之道而今
世亦然專以門閥取人是以有遺才之歎也又謂
講官曰孔孟程朱皆諱名而獨於曾子不諱可乎
並諱之夏旱幸南郊禱雨　王曰昔在　太宗朝
命畫前代可法之事于壁上　成宗命採歷代可
法可戒者圖畫屛障令詞臣製詩以進蓋欲其朝
夕觀覽以備勸懲豈非子孫之所可法乎予欲於
前代善可爲法者取帝堯之任賢圖治帝舜之作
歌勅命夏禹之揭器求言商湯之桑林禱雨中宗

之德滅祥桑周文之澤及枯骨武王之丹書受戒
宣王之箴諫勤政摹作八幅屏又於惡可為戒者
取太康之遊畋失德漢成之市里微行哀帝之嬖
倖戮賢靈帝之西邸鬻爵晉武之羊車遊宴唐玄
之歛財侈奢懿宗之怒流諫臣宋徽之任用奸賊
亦作八幅屏置之左右以資省察令文之臣各
製律詩弁于首以進又曰在昔夏禹之世黎民皥
皥而猶以不若唐虞痛自刻責至於下車泣辜予
於此未嘗不三復欽歎今也世降俗末民習乖敗
愛親忠君慢不知為何事悖倫亂常日加月增不
圖湖西又有殺子之變噫父子慈愛天賦之常性

巢雖嵬嵬亦必不至於汩喪而爲此至不忍之事
此豈無所致而然哉藐予小子曾不知以德禮導
之但欲以法制刑罰苟冀其遠罪使民不自愛而
輕犯法駸駸然日趨於綱常斁敗國隨危亡寡昧
之自責痛心奚但大禹之泣辜哉然念 祖宗之
深仁厚澤浹人肌膚凡我黎民孰不興感咨爾大
小民庶體予十行絲綸亶出至誠感發善心各自
激勵毋負予教諭之意又 教曰今年懷襄之慘
振古所無諸道渰死者幾至六百人之多其驚慘
孰甚於此雖例下恤典之命而不可無別樣施惠
死者有身役未捧之類並蕩滅又 教曰雪後寒

威斗緊念彼宮城外宿衛軍卒何以堪耐入直之
士自內已饋酒食內外何殊其令內資饋以溫酒
司宰賜以乾殽癸酉幸 穆陵仍詣 健元陵展
謁以 手札曉諭父老仍命有司折邑春稅米待
秋退捧楊州丁卯條還上未收者特為蕩減又命
賑廳戸給小米一斗命醫司擇送曉鮮藥理者救
療湖西癘疫人展謁 厚陵住蹕松都遣官致祭
于高麗太祖陵鄭夢周徐敬德書院並命致祭豎
碑于敬德宮穆清殿 親臨滿月臺設文武科兼
試武才命承旨曉諭父老新舊還上未捧及以勅
需出債於各衙門者蕩減之出惠廳米一千石分

給所經各邑　王曰親臨故都千載一時玆下御
製詩三首依　世宗朝故事令入侍右相爲記備
載顚末鏤板揭諸南門樓築文殊山城甲戌展謁
獻陵命承旨招集父老問民間疾苦庚辛兩年
還上之未捧者特令蕩減　出御春塘臺觀武才
時奸壬擅弄誘脅兇徒大起誣獄日夜鍛鍊魚肉
搢紳之禍迫在呼吸　王察其奸狀特下備忘主
謀大臣黜及𠫭鞫禁府堂上並絕島安置遂奪訓
鍊大將李義徵兵符以申汝哲代之　教曰追惟
已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莫察悃愊誤疑良佐遂
至恩禮衰而幽鬱莫伸予嘗中夜平心徐究恍然

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所矣今玆渙發
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復天理之公而賴 宗社
之黙祐也遂於六月一日復行 中宮冊禮告
太廟受賀大赦中外又 教曰邦運回泰中壼復
位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王后印綬仍賜
禧嬪舊爵以爲世子不廢定省之禮又曰予惟君
臣猶父子何語可隱耶嗚呼曾母之賢不免投杼
從古所難處莫難於父子之間所易動者亦莫易
於父子之間當初建儲之日緯漢之蹤猝起又有
有疾始冊等說予於前史略已閱覽非不知伺間
恐動之手段每出於此等處而予病恒在粗暴向

時處分之過中職由於此嘗於燕閒之際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建儲　宗社之大計也今日臣子世祿之舊臣也如非悖理之人孰敢有一毫他意哉然則緯漢之凶計無乃得售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神明所知也又竊觀彼輩之所為罔非循私蔑公反道悖倫之事決不可與共國事今者天誘其衷其欺誣君父魚肉搢紳之計透露無餘當此之時若以顛倒為念不思所以廓清則是過而不改也為今日懲前毖後之道正宜割斷私意痛祛疑阻開心見誠開不諱之門納忠讜之論自今維新期致太平國家之福也

咨爾羣工敬而聽之又命己巳死諫者吳斗寅朴泰輔等贈官旌閭後命立祠江上誅竄其時嫡禍于名義者有差其後又　教曰自今著爲邦制勿以嬪御登后妃幸　永昭殿行酌獻禮復享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于文廟京畿儒生疏請復享兩賢臣事下禮曹請詢問大臣　王曰兩賢臣道學予非不知初爲醜正之徒所欺蔽至於黜享予常悔恨即命舉行因左議政朴世采建議依大誥作教文以破朋黨之意曉諭中外幸太學謁先聖仍試士掌令金灝疏請亟毀東垣之閣此即行幸泮宮時自內登臨觀瞻之所也優批嘉尚仍賜皐

比以褒之乙亥展拜于德興大院君廟 王曰展
拜私廟感愴曷已奉祀人加一資其長子除職
教曰予嘗讀宋史至岳武穆事不覺曠世相感其
令合享於永柔縣諸葛武侯廟以樹百代風聲夏
旱親詣南郊禱雨 下教責躬減 御供省浮費
使八道道臣着力賙賑曉諭民間又下內司米布
鹿皮丹木白礬及銀子一千兩于賑廳咸興有所
謂本宮即 太祖潛邸而奉安 翼祖以下四大
王位版永興亦然盖倣漢原廟之制也 神德王
后追祔已久而於二宮皆未追焉 王因筵臣陳
白亟命舉行 親製祭文以送以本官 本殿祭

奉差定祭官罷別監次知祭祀之例丙子 下教
于八道監司曰今年即丙子也追惟往歲念我民
事殆有甚焉干戈搶攘之時猶有避禍全躬之地
今則八路大侵赤子阽於危亡無處求生監司守
令須體予意另加賙賑如有憑藉財利立視民死
者予則孥戮斷不饒貸至於治盜則勿爲專尚機
捕必先勞來安集且農者天下之本申飭列邑禁
民逐末服田力穡俾得有秋幸社壇行祈穀祭妖
賊弘濟與羣不逞潛謀埋置凶穢於 世子外家
墓所偷取兵曹判書申汝哲家奴號牌墜之其傍
使墓奴拾來而急擲五章上章告之命設鞫究問

端緒徽露未及鈎覈領議政南九萬左議政柳尚
運與參鞫諸臣請對陳達並放送三司力爭更命
設鞫罪人斯得諸賊伏法展謁　昌陵仍詣順懷
世子墓歷入　仁祖潛邸時別墅命置碑閣守直
人展謁　永禧殿行酌獻禮　世子從之展謁
太廟創行古禮　中宮　世子嬪隨行行　廟見
禮江都守臣疏陳明年正月二十二日即清人陷
城之日也命賜祭于忠烈祠除地設壇於城外並
祭國殤及士民之死於兵者丁丑　王謂吏判曰
生民休戚係於守令漢時治郡第一輒增秩擢用
我國奬用循吏之道不及於古或有善賑超資之

類而亦不如古昔卿須留意於擇人使有實效
下教責躬宣諭於道臣及監賑御史曰須日夜講
究便宜從事苟涉變通者即馳奏西土北關饑饉
非常或者別有罪關綱常而掩置身抱至寃而莫
伸歟另加咨訪並與民瘼以聞又 教曰當春而
勸農田著于禮記務本而禁民逐末載之漢史廼
令八路荐飢萬姓阽危窮春振貸固不可已而勸
農最為急務申飭列邑以勸農勤否施之殿最夏
旱幸社壇祈雨 教曰天降喪亂飢饉荐臻赤子
仳離道殣相望傷心慘目有不忍言噫今者父而
殺子倫常斁矣人而食人人理滅矣赤子化為龍

蛇處處聚是豈本性之惡耶予不能盡懷保之道致有此境界夙夜憂歎無樂南面今也大地焦赤萬姓嗷泣代犧桑林誠切自焚而誠未格天視天夢夢今日國事可謂遑遑矣昔當壬辰板蕩之餘餓殍日積　宣祖至有先死不可得之敎今日小子之心即　先祖當日之心也自今日避正殿益加寅畏其自政府廣求直言嗚呼今日朝論渙散極矣各立門戶傾軋成習聞人微過如得奇貨枝節層生反覆沉痼和靖無期心腹先潰其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君臣一堂戒誨諄諄而一向泄泄甘爲亡國之大夫是何道理耶易之坎曰習坎有

孚維心亨行有尚遭如此險艱之辰其心不誠尚何望出險而致亨乎咨爾臣僚明聽予訓精白乃心毋曰旱災是適然毋曰黨論不可破式克欽承少答天譴自社壇還宮時駐輦金吾前路䟽決罪囚罪囚進伏駕前　王見其蹣跚顚仆之狀惻然曰天之生民厥初何殊而今皆為鬼形憐矣夏禹之泣辜誠信然矣又曰昔我　宣祖值癸甲兩年之凶荒出　御供米以賑飢民今亦叅酌除出御供米以補粟島饋飢之資　親製文賜祭于關西飢死人以虹變　下教責躬命復林慶業官賜祭戊寅　親書文會書院扁額以下　下教責躬宣

諭諸道使之振貸勸農又　教曰國家不幸東西
標榜爾来百年輾轉沉痼可勝歎哉我國褊小門
閥是尚用人之路已狹而一進一退半國之人又
多滯欝何以為國推考其源實予不能以大公至
正建極于上有以致之予責予躬心焉慚恧方今
陽春載回和氣藹然與時俱新寧不在今惟爾諸
臣操心易慮毋如前日之為用勉共濟之圖又曰
人主為民父母民飢猶己之飢矧今餓殍日積於
市而莫之救曷堪痛傷其令賑廳特加濟恤更飭
諸部着實埋胔以示予惻怛之意遣監賑御史于
湖西幸太學謁先聖還次春塘臺試取文武遣大

臣致祭癘壇 端宗追復題主時 王將親臨副提學趙相愚以癘疫熾盛請寢親幸 王特罷其職答政院覆逆曰予之所守自信達理而無識之言出於論思警責之擧不是異事又答玉堂劄曰古人有癘氣大熾死亡相繼獨留不去者父老至以癘氣之不能相染異之不能相染者以其至誠也況人主以千乘之尊當國家莫大莫重之禮儞於癘氣不敢出一步地而乃曰追遠之誠雖切而無可奈何云則是不如匹夫之所守也相愚反欲兒女子所爲不諒追遠之至誠違理君子從容觀之必不以予言爲不是也己卯 教曰邦運不幸

四年大殺萬死餘喘又罹無前之唐癘始自西陲
遍及八路里無完戶百不一瘳民靡孑遺國將焉
依是用憂遑食息靡寧虔誠祈禳神不我顧靈應
逾邈罪實在予赤子何辜嗚呼鑾輅迎春和氣譪
然草木昆虫咸囿雨露而環東土億萬生靈獨阽
於危亡為民父母當作何懷內而京兆外而按道
之臣另加勅諭給藥救療收屍埋瘞分遣近臣設
壇賜祭以示憫惻少慰煩冤大臣有以 文宗朝
直提學元昊服 端宗喪不就除命忠義與六臣
無異聞特命旌閭又白金時習節義令之伯夷即
命贈職賜祭 親臨淑明公主第問疾及喪哭臨

命金應河李舜臣子孫之立朝者差送守令不廢
其祀命復　顯德王后父權專官爵夏旱幸社壇
祈雨　下教責躬勑勵羣工減膳撤樂庚辰　出
御春塘臺觀武才試取文武冬以雷變命召大臣
二品以上三司各陳弭灾之道諸道勑不落種者
特減大同兩西無大同處係大同例量減命建啓
聖廟於明倫堂之旁辛巳書下夷齊廟扁額曰清
聖仍　教曰特以御筆賜額聊寓千載起敬之意
夏旱幸社壇祈雨　教曰昔漢明帝以楚獄多濫
夜起彷徨親臨洛陽獄多所決遣即今金吾時囚
甚多幽欝之氣豈不上干天和乎當此悶旱之時

宜有非常之舉遂輦過金吾親臨録囚 下教責
躬求言避正殿減常膳八月十四日 王妃昇遐
于昌慶宮之景春殿謚曰仁顯陵號曰明陵殿號
曰敬寧臺臣請罪議藥諸醫 王曰古人云死生
有命人之壽夭莫不在天况帝王之尊乎今欲專
咎於諸醫豈理也哉昔唐之懿宗以公主之不起
多殺醫人 皇明馬皇后臨崩以勿妄殺告戒二
者孰是孰非予嘗以此言于内殿深服予言矣不
從親鞫巫蠱獄諸賊伏法逆宗杭謀害 國母之
形已具特命磬甸又令斂葬 教曰令予為 宗
社為世子為此不得已之舉予豈樂為哉禧嬪張

氏使之自盡噫世子之情事予豈不念諸臣之爲
春宮惓惓之誠亦豈不知哉思之又思思之熟矣
事已至此捨此處分無他道理矣玆以予意諭諸
左右壬午幸太學謁先聖試取文武十月三日冊
　金氏爲王妃慶恩府院君柱臣女也癸未　敎
曰漢之文帝當海內寧謐每下詔令輒軫元元矧
今八路民生才經饑癘尚未蘇息而身役侵困方
春發育哀我無辜之民獨阽於危亡爲民父母當
復如何農者天下之本凶歲勸農尤宜着力攸司
體予至意毋或玩愒仍念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
子有沉痼之疾爲其父者安有立視其死而不爲

之急救乎目今生民之弊莫如良役而一日二日徒事遷就不思濟民於水火之中予實慨然也趂玆新春須速變通又　教曰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為國之急務目今灾異疊見而都城咫尺虎豹恣行虎者兵象也其令將兵之臣亟講陰雨之備幸慕華館餞勅使歷臨武安王廟謂侍臣曰武安之（一本無之字）精忠大節平昔深慕而送勅之後遺廟入望令來瞻揖曠懷尤切遣官致祭于宣武祠命設釐正廳差出堂郎使管良役變通　教曰可急者急之緩者緩之緩急各有次第事或太急則不無生弊着念不懈漸次以治則自然就緒矣蕩滌已

卯未收身布及各司奴婢一萬一千餘口逃故頁
布 親行大政甲申 下教勸農振貸又勑釐正
廳諸臣毋如前日之悠泛命減每歲二月關內鋪
庭松葉 王曰當初欲築北城而論議携貳訖今
未定恬嬉度日誠甚泄泄大計不可不速定若為
善修都城則 宗社在此人民在此百姓各為其
父母妻子必盡力死守且無藉寇之患定計修築
可也江都南漢俱是保障之地終不可棄也南漢
則連為繕修江都則土城之築意有所在而今年
才築明年旋潰功力難繼莫如堅築內城之為愈
也謝恩使自燕還以海賊張飛虎事聞 王曰以

古史一本作事觀之先建年號者其勢不長此賊先建年號知其不能久也夏旱格于 太廟禱雨 世子行亞獻禮 下教責躬求言勑勵羣工撤膳撤樂禁酒 親幸禱雨於先農壇蕩滌已卯未收身布一百八十七同米二千五百餘石錢一千五百餘貫守宰犯贓之類錄送兩銓勿除外職 親製祭文遣近臣祈雨于漢江及楮子島 親臨春塘臺試取文武乙酉春大雪 教曰自古灾異之作皆由於人事之失而莫非上天仁愛之心也遇灾而不知自省則禍亂隨之可不懼哉逈者正當季春之月陽氣發泄句萌盡達而大雪彌日天氣寒

凜春行冬令其應不佳夙夜憂懼若涉春氷反躬
修省之不暇而第念目今切急之憂莫大於朝論
之渙裂前後勑勵出於至誠而積痼之病救藥未
易予甚憫焉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則非以此望
之於羣工也論事之際各執公心可否相濟而痛
祛傾軋之習則朝著和靖矣咨爾臣僚務盡寅協
少答天譴幸太學謁先聖試取文武諸 敬寧殿
行酌獻禮丙戌分遣監賑御史于北關嶺東特減
嶺東九郡大同布命漢城府埋瘞前後餓死人骸
骨暴露者八月 王出御法殿 世子奉觴獻壽
宗親文武侍宴終日前歲羣臣以 王卽位三十

年請上徽號進宴陳賀 王謙挹不許章甫疏請
至下言志之章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卄九稔歲連
痒稼穡民憂奪餬飪國事維其棘天災日又甚休
提稱慶說但自夙宵懍 世子三上章陳請猶不
從大臣累請不已只許陳賀進宴而務從簡約外
宴勿用女樂永為定式卜日未及行因風災特命
停止至是行禮 教曰今茲進宴予豈樂為哉春
宮之三疏公卿之懇請終難牢拒故也而事近豫
大只增愧慄宴禮已過宜有推恩之道士族八十
常漢九十以上加資婦女賜米肉耆老諸臣二品
以上別賜衣資米肉三品以下賜米肉戊寅以前

未捧還上並蕩減聚會都下常漢耆老八十以上
數百人于寬敞處令禮官具聲樂饋酒肉丁亥
出臨春塘臺觀武才仍庭試文臣時麻疹大熾死
亡甚衆 敎曰曾在戊己有全家俱歿者恤典舉
行之事鰥寡孤獨無依之類今亦抄出施恤命建
高麗忠臣鄭夢周影堂賜祭 王曰曾予因一喜
怒妄殺奉憲之吏懺悔靡及渠雖微賤人命至重
所奉者法也而駢首殞命尚今惻然其妻孥優給
米布仍飭中外官吏毋敢以喜怒濫刑殺人臨講
謂筵臣曰鄭良胥蠱室爲長夜之飲卒喪其身酒
之禍自古然矣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越庶國飮帷祀德將無醉雖飮而思此古訓知所
為戒則豈有酒之害哉有官守者崇飮則抛棄職
務甚者父母禁之而不止至於喪身可不戒哉戊
子　王謂侍臣曰革弊之論非不好也而以釐正
聽觀之大抵變通極難事之利害必須的見然後
方可變通若日日改革急急求治則無益而弊又
滋甚自古不善變通而不煩碎者未之有也又
教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不可不愼擇也昔唐宣
宗以李行言之名帖於殿柱予嘗作一帖子名曰
代柱帖別錄褒貶守令時時考閱而第不無落漏
者其令銓曹純褒守令抄擇書入以三南鶴發熾

蔓命送藥物救療夏旱 親禱于 太廟減膳撤樂 教曰惟予之病嘗自點檢曰喜怒不中也言路不闢也施措乖宜也實惠未究也宜自政府廣求直言 駕幸南郊祈雨親製文遣近侍致祭于雙嶺戰亡處 教曰關東人蔘之弊言之已久每欲變通而未果昔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不食況民弊之大者乎其令内局裁減因白虹貫日之變下教責躬勑勵羣工申飭陰雨之備己丑幸太學謁先聖試取文武筵臣白曰黃一晧事舉世只知其為(一本無為字)寃死不知其為死節頃年黃玧之喪自 上以死節人之子喪葬需題給為 教聖

鑑高出凡人所見萬萬矣　王曰事係尊周終被
慘禍特為贈職贈諡　教曰箕子封於東方敷陳
八條之教遺化不泯於數千載之下曾遣近侍致
祭其祠而歲月已久又遣承旨致祭另加守護又
曰平壤收復後　宣廟問李如松前後勝敗之異
答曰先來北方諸將專用防胡戰法故取敗後來
者能用戚將軍禦倭法故得以全勝　宣廟購得
其書使軍門鍊習而今觀之無活法矣不可無商
量變通者其令將兵之臣講究活法庚寅　下教
勸農賑饑先是　王違豫累月平復羣臣屢請稱
慶之舉　王固讓久而後勉從四月二十五日

出臨崇政殿　世子進酌宗親文武列侍以次獻
壽幸臨春塘臺觀武才試取文武江原道量田畢
命減嶺西收米每結二斗筵臣或以人才眇然為
言　王曰人才之為難豈以末世而無才耶自古
創業之君皆用勝國之人才以至成功何代無才
只坐於不知而不用耳辛卯　下教勸農賑饑
王令入侍諸臣各陳北漢築城便否諸議不一
王曰謀之雖多决之欲獨都城咫尺有此天險之
地若不及今修築更待何時前以水泉為慮今聞
水泉亦足决為築城以冬雷　下教責躬勑勵羣
工又　教曰方今痼弊莫如良役故特彰民隱才

令變通而一面充補闕額一面侵徵隣族決非王
政之所忍為辛卯以上軍兵奴婢之逃亡者徵布
並為蕩減壬辰 下教勸農特減畿甸災邑春收
米每三斗夏旱 下教責躬曰予之心切於愛民
而民不被其澤克己之功有所未盡虛受之量有
所不弘非不欲振紀綱而頹靡之患彌甚非不欲
務實功而虛僞之習尚多皆予之失也避正殿益
篤對越之誠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補不逮又曰
居六卿之首者果能用捨公而是非明則官得其
人朝著和靖方岳之臣黜陟幽明一出公心節鎭
之帥若常對壘毋敢怠忽則庶不負朝家委寄之

重矣又曰孝婦抱寃三年枯旱燕臣慟哭五月飛霜若有至寃未伸者中外之官詳察以聞至於斷獄聽訟勿以強弱為立落一循曲直則小民庶無寃矣且近來士大夫風習不義廉隅太勝癈曠日甚在昔壬癸兵亂之後灰燼滿目士大夫不敢告勞咸萃輦轂奔走率職今之士大夫異於是予實慨然也癸巳 下教勸農賑饑以即位四十年告
廟陳賀頒教頒赦大臣及文武二品以上會賓
廳啓略曰 殿下嗣服以来聖德洪業其宜揄揚大稱者誠不可僂指殫舉若 端宗復位聖孝益
光 坤位重正日月貞明追 神宗罔極之恩體

孝廟至痛之教築壇享祀大義關於天下風聲
動於一國惟我　宣祖大王實有至德洪功羣臣
仰請尊號始讓終受夫豈不可而　聖祖苟然受
之乎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亦惟在於率　聖祖
攸行非敢為豫大之說累　聖上執謙之德也
王曰歲饑民困夙夜憂懼雖有　祖宗已行之例
非涼德所敢望決難允從於是大臣屢啓懇請又
率百僚庭籲　世子上疏請從羣臣之議兩　王
子率諸宗疏請　王後乃勉從羣臣議上尊號曰
顯義光倫睿聖英烈　教曰因御藥所用生牛黃
數日之內屠宰數百首之多雖是畜物心用惻然

屠宰限五日姑停秋　出臨春塘臺試武才正言洪啓迪䟽論禁掖中有歌呼之聲有弃於放鄭聲之訓矣　王曰若非諫臣之言此等悖駭之舉何以知之聚會歌呼者查出痛懲亞史之出入闕庭者一併嚴禁仍賜啓迪豹皮以褒之遣監賑御史于湖南　教曰内帑銀子一千兩下送湖西八百兩下送圻營以補賑資江都米萬石移送湖南沿海穀萬石移送濟州因冬雷　下教責躬求言甲午　教曰賑政勸農正當此時申飭而疾病如此不得親自别諭政院措辭下諭於諸道監司留守及監賑御史時　聖候久在違豫中藥院進江鴨

王曰禮記月令無覆巢無取麛卵古聖人取生
育之意也當此春和萬物生育之時不忍傷害治
病自有他道何必取此勿復進入再招濟州貢人
於差備門外詳問賑政民瘼聞其癘疫熾盛下送
藥物救療陞配宋朝周張兩程邵朱六賢於聖殿
頒赦 九月十九日受羣臣進宴乙未 下教勸農
賑飢命大臣與禁府刑曹堂上會議覆聽稟旨裁
決滯囚 教曰珍島一郡十年凶荒孑遺之民無
以支保無乃海外殘民或有抱冤莫伸上干天和
而然耶其令道臣搜訪以聞丙申遣監賑御史于
濟州 王曰量田已久經界不正孟子曰王政必

自經界始必待八路年豐一時為之則了無其期
斯速舉行　親製文賜祭于濟州餓死人　教曰
禮記月令掩骼埋胔盖以所愛於生者推及其死
者也况耽羅一域之民前後餓死者至於累千其
不能收屍暴骨於野者必多念之不覺惻然其令
守臣埋瘞以聞旱灾　下教責躬訓勑羣工下銀
子二千兩于圻營以補賑資　王曰啓覆之不行
于今三年或罪犯至重法未施而經斃或情有可
恕而一向淹滯昨年為此之慮必欲行之而因乎
症情有加未果行今年則决欲行之遂於九月啓
覆其令待季冬行刑丁酉　下教於諸道監司勸

農修堰曰病裏一念都在於民言非騰口亶出心腹時　王累年違豫眼眚脚痺等症最苦將浴溫　下諭於湖西守臣訪求民瘼使之狀聞於　行在三月行幸溫泉析湖兩道年八十以上勿論士族常漢並令加資引見監司及差員守令訪問民隱遣官致祭于宋時烈李貴金集洪翼漢尹集慕立尹集祠錄用子孫令賑廳堂上再聚流丐於浦邊分給乾糧　回鑾後命道臣定差員繼給失所流丐特減湖西丙申條大同米每結二斗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　教曰近來關內有賣酒者事極驚駭令攸司考律科罪　王臨御四紀躬覲

萬機夙夜孜孜不遑暇食及過中身疾疢連綿越
在乙酉欲傳禪于　春宮春宮上疏固讓宗親大
臣文武百官下至坊民耆老莫不奔走競爭遂寢
成命至是　教曰五載沉痾之餘目疾添重視物
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虞依國朝及唐時故事其
令世子聽政　世子陳章力辭　答曰積年沉淹
眼患又劇事務遲滯病裏憂深命爾代勞茲乃國
朝故事爾何讓焉嗚呼付託至重爾責至大夙夜
寅畏罔敢或怠敬怠之分興喪斯別可不懼哉可
不慎哉書曰念終始典于學爾宜勉旃　答再疏
曰昨日批旨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

且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
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
先是奉朝賀宋時烈以　兩朝禮遇之儒賢　王
待之以賓師其門徒尹拯附麗賊鑴乆欲崖異於
時烈及時烈撰拯父宣擧墓文所揄揚不副其望
拯因此懷憾恣意修郤又作擬書於時烈臚列罪
狀於是儒林磔裂朝論橫潰半一世靡然以拯之
背師爲當然道理　王亦未燭其事實嘗　下父
師輕重之教逮丙申墓文擬書得徹　乙覽始察
其憑藉搆揑之狀遂　教曰父師輕重之說曾已
下教矣一自擬書墓文詳覽之後予深究義理是

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爲我子孫者須遵此
意堅持勿撓可也至是又於　批旨中教諭　春
宮及復丁寧之訓日星昭揭以貽萬世燕翼之謀
絲綸一播士林莫不聳賀　王又手書華陽興巖
兩院額號以揭之遣官賜祭　教曰人主尊賢出
於至誠則庶幾王士趨而熄邪說予意豈偶然哉
華陽即時烈俎豆所興巖即宋浚吉俎豆所也戊
戌遣監賑御史于平安道　王曰以姜鳳瑞孽錚
有議大臣之教而予於平日以姜獄事心常惻然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臨昌君以昭顯血孫其子孫之蕃衍可比於唐之

汾陽福善之理果爲昭昭矣及閱李明漢文集至
姜碩期諡狀知其爲賢宰相且於慶德宮高處望
見昭顯廟愴其神道之孤單感此三件事遂成三
絶昨年首相以復官事陳達心有所趑趄不能盡
言只許復官蓋碩期之被禍只緣其女之故也昔
在乙未年間逆臣李端相極言金弘郁之寃 孝
廟噓唏歎息以事係 先朝不敢容議爲 教其
後終復弘郁之官 聖祖之徽意可知獻議諸大
臣知此意可也又使二品以上三司會議大臣諸
臣莫不稱寃 王曰予志先定公議大同伸理之
典亟令舉行於是復昭顯世子嬪位號封其墓姜

碩期金弘郁賜祭贈職録用子孫　教曰予疾沉
淹親臨啓覆其勢末由年年滯獄瘐死而已啓覆
亦在刑人之中不可無變通之道大辟處斷之際
有難自斷則世子自當面稟自今以後凡係刑人
公事一體入達于東宮　親製文賜祭于城隍及
癘壇己亥用　太祖朝故事以　聖筭六十入耆
老所内局提調李順命白曰　太祖大王享年踰
七十近古所無六十入耆所雖無可據故相臣沈
喜壽金堉所撰序文及璿源譜略並記其事且本
所西樓題名處設紗籠奉安必有所聞而然矣今
此李楫之書請既據故事而　王世子喜懼之情

不可不念 王曰予本來多病五十不能自期矣旣踰五十則常念 太祖六十入耆所予若年至而題名於 聖祖之下則亦盛事也今世子以此屢請予念其喜懼之情玆已許之矣於是建靈壽閣于耆所奉安 御牒四月 王出御景賢堂宴耆老諸臣賜銀盃又賜樂耆老諸臣退宴於耆司敎曰觀武才間二三年或四五年爲之故例也緣予積年沉痼未得設行今至十年其令命官代行以示慰悅之意九月 王出御景賢堂受羣臣進宴分遣均田使於三南 親哭臨于延齡君喪次庚子以 聖筭六十陳賀頒敎六月 聖候添

重 世子再遣大臣重臣祈禱于 宗社山川八
日辰時 王大棄羣臣于慶德宫之隆福殿春秋
六十是日京城旄倪輿儓趨奔闕下如哭父母至
於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號泣 中宫下教于院
相曰 大行大王平日盛德朝紳非不知之而猶
有所未能悉者酬應庶務憂廢寢食敬事上天遇
灾恐懼四時之候或不調雨雪之節若失時凡有
害於農則輙憂形於色日之陰晴風之從來雖夜
必使女侍察之民憂國事念念不忘夙夜憂勤終
始如一日多年積傷致損 聖壽至於喪葬諸具
軫念經費曾有措置凡百祭器以此所下銀子造

成而又此三千七百金 大行大王所以預備賑
資者也今下地部以補國葬之費襲斂衣襨亦自
內備用如有不足該曹只待書示者入之務遵平
日恤民省約之至意襲斂之時大臣禮官政院三
司入侍禮也 王英明特達寬弘勤儉誠孝之篤
出於天性自在視膳之日克盡怡愉之道及至嗣
服以千乘之尊躬曾閔之行奉事 慈懿 明聖
兩東朝承歡晨夕和氣藹然每歲親享 太廟春
秋必展拜 園陵遍盡 諸陵而或至再三焉惟
我國家 聖神繼承豐功盛烈巍巍然煥然觀德之
廟崇報之儀庶幾畢舉而 王惟猶未也推廣

孝思以為感化回軍尊周之義不可不明字數不
齊　諸廟之禮不宜異同於是加上　太祖　太
宗諡號　仁祖成中興之業　孝宗明春秋之義
尊為世室　端宗大王禪位之後數百年國人莫
不冤鬱　列聖有所未遑　王斷自淵衷亟舉縟
儀　宗禮有秩神人胥悅別立　中廟愼妃廟祭
之　王好學尚文崇儒重道淸讌之間手不釋卷
經傳史書諸子百家以及東方文集無不涉獵凡
一經覽平生不忘日三開筵孜孜不怠雖至暮年
頻接講官臨文析理見解明透嘗論心經心之動
靜曰出沒無常易發難制者莫如心故有動中有

靜靜中有動之說論易納約之說曰此則大臣當艱險之時不得已而可用此道若治平之世由間道結於君則不可論大有之九四曰剛柔得中然後明而燭之健而決之如或徒柔而不嚴徒嚴而不柔則何以能保其有衆乎論六五曰太柔則人心易弛故必用威如而中庸所稱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威如之謂也又論歷代事曰漢成帝旣令方進自殺而又使厚葬應天之道豈如此乎宋景有善言熒惑徙一度人君之言當如是也又曰予見前史實不知小人而用之者固有之或知小人而用之者亦有之蓋由於私意之不袪也又曰君

臣父子皆有可諫之道扶蘇見焚坑而何可不諫幸而用其言無此禍矣豈扶蘇之過也或以為過者非矣又曰蓋蘇文雖惡太宗命將伐之猶可也若不親征雖無功亦未為大失也玄宗殺三子納子婦此由於太宗之閨門不正也 王臨御四十有六年夙夜兢懍一以敬天勤民為務對越之誠上格于天如傷之仁下孚於民國無南北之警封內乂安民囿覆燾之澤安生樂業而 王以漢唐富庶之治為陋慨然有意於三代之盛措諸事為者莫不修齊中出來關雎麟趾之化既洽於家邦而周官制度粲然復明禮樂文物增光 列祖而

洪圖大業以啓後嗣無疆之休此正一邦臣庶百
世不忘者也神州陸沉日月晦暝而一脉義理不
昧於左海之域若稽我 仁祖大王抱匪風下泉
之痛遺高皇白登之耻越我 孝宗大王奮發大
志將大有爲至痛在心之教可泣鬼神除兇刷耻
之志皎如日星而天定靡期弓劒遽遺志士之痛
至今如一日而春秋大義之亘古今不可滅者寖
遠而寖微 王大爲是懼奮然以一身擔荷乃於
甲申重回之日追傷 皇都淪覆之事設壇禁中
遣祭 毅宗皇帝將事之時怵惕憯怛眞若親見
天地之崩裂 王以爲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

志設壇于宮城北淨處命之曰大報歲以大牢祀
神宗皇帝親製志感詩并序令諸臣和進嘗曰
苟非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以救之則惟我邦
家其何以得有今日乎　皇朝之遠亡未必不由
於東征而顧我國國小力弱旣不能復讐雪恥弘
光南渡之後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嘗
不慨恨也又曰　神宗皇帝賜　宣祖大王蟒龍
衣至今藏置宮中有時披見不勝悽感　大明之
於我國恩猶一家而拘於強弱之勢今乃服事於
彼天下豈有如此可痛之事又嘗因論諸葛亮事
王曰諸葛非不知恢復之難而盡其心而已

神宗皇帝生死肉骨之恩寧忍忘之而丙子至今六十年人心懈怠漸不如初以是慨然矣 命刊行 大明集禮 親製序文漢人之流寓者廩其身收用其子孫又得 皇朝成化年間所賜印跡於槐院故紙中 王曰嗣位之日每用清國寶心尙未安今 皇朝賜本篆畫如昨以此摹刻作金寶藏置以用之蓋 王追 仁 孝兩祖之意終身眷眷有不忍頃刻忘諸而又欲使後世子孫受此寶而嗣位以毋忘 皇朝罔極之恩其至誠惻怛之意可質神明而永有辭於後世矣自漢文短喪以來臣爲君服衰之制廢而不行厥後數千載

間非不有好禮之君而因循謬制終莫之變　王
下詢羣臣曰五禮儀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
純之議旣已釐正而團領衣布裹帽未有變改古
制有所未盡復古制可乎大臣儒臣以朱子君臣
服對　王曰茲事自有朱子定論本無可疑斷然
行之可也大喪之日羣臣奉　遺敎受衰如古禮
視事用布帽衣一洗千古之謬永爲後世之法此
尤　王之高明果斷逈出三代者也豈漢唐之間
所稱明君哲辟所可髣髴哉宋儒程頤有言曰夫
子賢於堯舜者語事功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
其道以垂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夫子則亦何所據

哉嗚呼喪制人之大倫而三代之制千載廢墜至
今日乃復行之使後之王者有所據而取法由是
論之雖謂之賢於三代可也羣臣上尊謚曰章文
憲武敬明元孝廟號曰肅宗是年十月二十一日
甲寅葬于 明陵甲坐庚向之原始 仁顯王后
之葬也 王命曲墻不偏築丁字閣亦當中以倣
長陵虛右之制盖預憂民力之再勞也 王世
子嗣位四歲薨是爲 景宗大王 淑嬪崔氏誕
一男即我 嗣王殿下 中宮殿下徐氏達城府
院君宗悌女也禛嬪朴氏生延齡君明早卒 景
宗初娶青恩府院君沈浩女後娶咸原府院君魚

有龜女皆無嗣於皇上帝眷顧斯民降監下土莅
莅九州腥膻百年而箕封一域八條之教未衰當
五百有興之期篤生　聖人錫之以聰明睿智之
資濟之以剛毅果斷之用使　王（一本無三字）成就從
欲之治則將見挽回世道軼古昔先王之業而不
畀先王必得之壽俾斯世不得躋大成之域者抑
天無奈於氣數之屈伸而然耶此正天下萬世無
窮之痛也然其建皇極之正明人倫之晦大經大
法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深仁厚澤滲
漉在人者將千萬歲而彌彰嗚呼盛哉

判中樞府事臣李觀命撰

明陵誌文 景宗即位初年庚子

於戲洪 一本作恭 惟我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姓李氏 一本無姓李氏三字 諱[redacted] 字[redacted] 顯宗大王之適嗣 孝宗大王之孫 母妃明聖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佑明之女也 王小字[redacted] 孝廟嘗夢 一本有見字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則龍也 孝廟覺而喜曰將得元孫之吉兆乃預命小字以待之至辛丑八月十五日辛酉 王誕降于慶德宮之會祥殿實崇禎紀元之三十四年也 王五歲時 明聖王后有產病不能進食 王必跪進粥飲憂形

於色 后曰汝勸何可不從為之強進 王嘗有
所養雀雛死則令毋棄而瘞之內局取牛酪其犢
多悲鳴 王問其故不進酪愛親之誠及物之仁
自幼已如此乙巳諸大臣請以宋時烈宋浚吉金
佐明金壽恒為元子輔養官出入講學浚吉初見
王告于 顯廟曰 宗社臣民之福實在於此
顯廟命內侍召 王出 王向浚吉再拜禮貌
中度丁未冊封為 王世子己酉隨駕謁 太廟
又行入學禮庚戌行冠禮辛亥行嘉禮甲寅 顯
廟禮陟 王受寶踐位哀號動人百官衛士悲不
敢仰視 王自嗣服以來夙夜祗懼一以敬天勤

民爲第一義以承　先王之志事勉大臣以隨事
導迪　王單心典學夜分讀書不休　明聖王后
亦憂其過勤　新陵石役甚鉅　王承　慈教命
移用　寧陵舊石大省民力時八路災荒民或有
不勝飢困而自縊者　王大驚惻亟下諭諸道俾
免其轉壑流散命蠲辛亥以上積逋令年租賦計
可支用量減其數畿內役煩特減進上虎皮又停
簽丁尚方太僕姑廢燕市貿易始初之化人心洽
然矣乙卯內下黃金一百六十兩銀一萬六百餘
兩于地部命蠲關北逋穀八萬餘石又　下教曰
方在哀疚中方物物膳姑勿封進夏旱　親禱社

壇特命慮囚　王於水旱飢饉憂勤惕厲(一本作慮)自此四十餘年如一日然每　下書藩臣勉其安集拯濟曉諭民間勸其勿離鄉土歲時必别諭勸農皆一札十行至意藹然癸亥别遣御史宣諭諸道父老之扶杖往聽者無不感泣凡蠲徭賜租減宿逋停新納者前後幾億萬計若經費匱乏則移軍餉之儲傾内帑之財亦不惜也　御用人蔘減納至半歲貢朔膳屢經裁損至今太官之供多有(一本無有字)未復其舊者歲旱多　親禱　廟社郊壇盛熱不入齋室册祝必令責躬不得雨則疏釋罪囚或駐輦道傍進囚諭遣或　駕幸王獄親決輕重

被灾地方必遣御史監賑耽羅邈在海外數年荐
飢又命近臣船粟往哺珍島十歲不登疑有寃氣
諭令訪問此皆 王深仁至澤之一本無之字浹人骨
髓者也 王遇灾驚懼甚於剥床大灾之外雖星
度凌犯日霓抱珥必 下旨自責廣求直言又勉
羣下以和衷秉公對越臨履之誠自見于言語之
外矣酬應萬機少無濡滯或朝膳夕進曉漏猶未
寢乙酉有内禪之命臣亦隨諸臣入對終蒙反汗
然仰承 聖教傷損之祟蓋在於憂勤 聖心之
極欲脫屣千乘優游晚暮者正為此也而疾病之
後 貳極代政 王猶耿耿於國事不暇寧逸臣

敢以頤養之說懇叩於淸燕之侍則 王曰予習
性然矣不可變矣 王寢疾十有餘年以庚子六
月初八日癸卯 大棄羣臣于慶德宮之隆福殿
在位四十有六年壽六十嗚呼痛哉是日傾都奔
走闕下雖僕隷下賤哀哭如父母莫不曰我 聖
主爲生民損遐筭也 惠順王妃殿下下教于大
臣 聖上平日盛德朝紳非不知也猶或有不能
悉者酬應浩多晝夜不休寢膳或廢敬事上天遇
灾恐懼或雨雪愆期風日不和有害於農則慮不
少弛陰晴之候風起何方或難自察則必問侍者
國事民憂念念不忘常若不及勤勞爲祟致損

聖壽至於喪葬諸具軫念經費曾有措置祭器所
造之銀當下尚方又備前頭賑民別置銀子三千
七百餘兩今補 國葬之費可減民弊內藏衣襨
似無不足該曹只待書示者備納務遵平日省約
之意又 教曰 聖上勤勞國事之外甚嗜書史
製述甚多可示朝廷者曾已識(一本作深)藏乃命 東
宮出示嗚呼我 聖妃觀感 聖德奉承遺意者
可以宣揚至仁永固邦本而況臣伏讀內下 御
製多是敬天勤民之作凡我含生之屬將何以追
報 先王也昔周公頌文王之德曰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我

先王冲年嗣位反不及於文王之享國此何天
理也然無逸之德在　王尚其細者耳　王自在
視膳之日承事　兩殿怡愉敬順及宅恤哀戚踰
節拜辭　靈轝歸路猶號擗　明聖王后多病
王常凜凜焦憂竭誠調護事　莊烈大妃亦無少
間所　御萬壽殿相去稍遠　王嘗聞　大妃有
急疾不遑納履疾步往候嘗欲為　兩殿進宴遇
災而止丙寅始進豐呈癸亥　明聖上賓戊辰
莊烈又上賓　王哀毁踰禮一如甲寅毎歲　親
享　太廟或無時展謁春秋必拜　陵遍盡　諸
陵而或再三至焉以威化回軍之義加上　太祖

謚號以字數減於 諸廟加上 太宗謚號 仁
祖成中興之大業 孝宗明春秋之大義定爲世
室 恭靖舊無廟號追上爲定宗摹寫慶基殿
太祖御容奉安于 永禧殿戊寅追復 端宗大
位蓋丁丑禪代之後人情寃鬱數百年未敢言者
列聖之所未遑 王斷自淵衷亟舉縟儀 宗
廟之禮有秩神人胥悅並及其六臣而俎豆之以
礪臣節 中廟愼妃禮有難處則立廟祭之 王
待宗親甚有恩姑妹公主有疾有喪必皆 親臨
昭顯世子嬪姜氏嘗以罪廢 王察其寃追復其
位其孫焜爗被凶人誣保全而寵遇如前逆宗楨

搆與其黨謀不軌杭圖害 國母并磬于甸而命
殄葬法行而恩不廢也 王久無嗣戊辰後宮張
氏始誕生我 嗣王殿下亟命定元子號己巳
仁顯王后退處私第命陞張氏為妃甲戌 下教
曰追惟己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也莫察悃愊誤
疑良佐予嘗平心徐究怳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
輾轉積有年矣今茲渙發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
天理之公而賴 宗社之默佑也又 教曰邦運
回泰中壼復位則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收張氏
王后印綬又命己巳死諫者吳斗寅朴泰輔等贈
官旌閭誅竄其時樂禍而干名義者其後又 下

教曰自今著爲邦家制勿以嬪御登后妃嗚呼以
千乘之尊而躬曾閔之行奉先而思孝敦宗而厚
風增光前烈叙正彛倫即前世明君之所罕聞此
皆　王正心修身成教於家邦者眞可以俟百世
而不惑然蓋天下有大義亘萬古而不可無者時
往事邁若將晦蝕　王獨以一身擔荷乃於甲申
春設壇于禁苑中遥祭　毅宗皇帝以崇禎運訖
之日重回也將事之日　王感傷惻怛眞若眼看
天地之崩裂又命設壇於宮城北淨處名以大報
歲祀　神宗皇帝以壬辰再造之恩不可忘也
王嘗命刋行　大明集禮　親製序文漢人之流

寫者稟其身而收用其子孫臣曾於槐院故紙中
得 皇朝成化年所賜印跡投進即命摹刻作寶
遺命此後嗣位時勿用清國寶而傳此寶蓋將欲
使萬世子孫不忘 皇朝之恩也嗚呼春秋大一
統之義獨我東世守百年異日中國澄清永有辭
於天下後世者不其在是歟此尤 王之超百王
並三古而其義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者也 王好
學尚文崇儒重道居常手不釋卷暮年猶開講筵
經傳史書無所不講自諸子百家以及東方文集
無不涉獵凡一經覽平生不忘臨文析理明而見
解透講心經論心動靜曰出沒無常易發難制者

莫如心故有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之說論易納約
之說曰此則大臣當艱險之時不得已而可用此
道若治平之世由間道結於君則不可論秦扶蘇
事曰君臣父子皆有可諫之道扶蘇見焚坑而何
可不諫幸而用其言無此禍矣豈扶蘇之過也或
以為過者非矣又論唐時事曰蓋蘇文雖惡太宗
命將伐之猶可也若不親征則雖無功亦未為大
失也玄宗殺三子納子婦此由於太宗之閨門不
正也　王臨筵不欲資口耳必欲服行經訓嘗講
禮　下教曰曾子問一篇自君薨以下言吉事者
鮮矣予因此有欲下詢亦如之何之意也五禮儀

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純之議旣已釐正而
團領衣布裹帽未有變改復古制可乎大臣儒臣
請依朱子君臣服議　答曰玆事自有朱子定論
本無可疑斷然行之及至大喪百官承　遺命乃
受衰如古禮視事用布帽衣嗚呼漢文短喪以來
臣服君之禮久廢我朝以布帽袍成服猶非古禮
苟非　聖學之高明何能盡革歷代因循之弊以
復三代之古也今日縱不能行之於天下有王者
作必來取法矣　王又考　皇朝典禮定行王妃
世子嬪廟見之禮　王於初元作舟水圖說出示
大臣曰君猶舟也臣猶水也水靜然後舟安臣賢

然後君安卿等宜體此圖之意以盡輔弼之道取比精切辭理暢達絲綸每出昭若雲漢詞臣不敢代草大內亭閣遍題銘記無非箴儆寓戒之言王於講筵諱程朱之名文廟陞宋周張二程邵朱六賢於正殿黜兩廡漢荀況以下十人命以宋楊時羅從彥李侗黃榦及我朝李珥成渾金長生配享 御筆親題宋時烈華陽宋浚吉興巖書院扁額尊尚賢德以一士趨也嘗幸太學會諸生勉諭學業從 皇朝之制別立啓聖廟又命立何蕃陳東歐陽澈之祠以激士氣 王於 先朝賓師老臣致敬盡禮禮羅賢士由山林拜相者亦數人又

三選文士賜暇湖堂以勸文風　王亦以武略之
不競爲憂每有郊外　行幸路中操鍊時於江上
閱武後苑試才大行褒賞厚待將臣優恤士卒嘗
臨幸關壽亭廟命並享岳武穆於永柔武侯祠
以興起將士之心戊戌寢疾時召見宿衛將士面
諭病未試閱之意又賜酒肉武士皆感泣欲死
王以戚繼光陣法便於禦倭不利於防胡命諸將
確議變通又以陰雨不備不可應卒命增築江都
南漢城砦講定與都民入保之計又築北漢百濟
古城先是　孝　顯兩朝行兩湖大同之法　王
命繼行於嶺南將欲大變賦民之制以紓良役之

徧苦改量八路之田以正經界末年命先量三南田使臣尚有未復命者良役之議不及稟裁遂成千古之遺恨臣民之至痛尤在於此也 王英明出天氣貌清肅見義則乾斷赫然遷善而奮若風雷旣早登天位銳意圖治而邦禮改定羣壬戕賢賊臣謀亂國命綴旒 王乃沉幾默運掃除凶逆宗社再安世道清明 坤儀一傾奸凶得意流言罔極事有難言 王乃翻然悔悟日月更新長秋復正肅清宮闈此皆 王明睿所照不遠而復者也而常存欽哉之仁大獄鮮有枉罹者 王常自戒以氣質之躁暴或出綸音或示言志恒加

省察之功疾病之際心氣最難攝而十餘年間未
嘗有辭氣之太過者晩年操存之益尤可以養壽
命矣已亥以 太祖故事題名耆社錫宴老臣方
域之內正獻壯斗南山之祝昊天不弔終靳必得
之壽嗚呼痛哉安得不懟于天也 王嘗著儆戒
十箴勸學文等篇賜 東宮丁酉有代理之命
東宮連章固辭 王荅曰眼患又劇酬應甚難命
爾代理茲乃 國朝故事汝何讓焉付托至重爾
責至大夙夜寅畏無敢或怠念終始典于學又
荅曰昨日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近日事處分
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事關斯文顧不重

歟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蓋宋時烈尹拯師生事為一世爭端而 王始定是非故有是教嗚呼道心相傳即 王家法十箴之戒已本乎精一之旨而典學之勉斯文之托丁寧反復貽燕之謨其亦至矣 王崇儉節約從諫如流袞衣之外不服錦段寢殿席弊不改幃帳皆用青布朝夕膳羞不過數器近臣以不貴遠物為言即命焚銀鼠皮又有諫大內牽入騾驢者夜開宮門而出送諫臣以禁苑營小閣臨大路為不可命即日毀之 王冲謙之德又出天性未嘗以聖智自廣癸巳羣臣歸義 聖德請上尊號以顯義光倫睿聖英烈

王嚴辭固拒久而勉從中心不樂焉臣謹稽之
天地驗之往古　王之盛德弘規巍乎煥乎嘉言
善政史不勝書三代以後無可比擬豈所謂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者歟於戲偉哉領議政臣（一本有金字）
昌集右議政臣（一本有李字）健命等議上尊謚曰章文
憲武敬明元孝廟號曰肅宗殿號曰孝寧以是年
十月二十一日甲寅葬于　明陵甲坐庚向之原
始　仁顯王后之葬也　王命虛右之制倣　長
陵曲墻築不偏丁字閣亦當中預憂再勞民也
王元妃仁敬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保社功臣光
城府院君萬基之女庚申薨　繼妃仁顯王后閔

氏領敦寧府事驪陽府院君維重之女辛巳薨
惠順王妃殿下金氏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柱
臣之女 淑嬪崔氏生 延礽君今 上御諱 禛嬪朴
氏生延齡君明己亥早卒 嗣王殿下前妃端懿
王后沈氏贈領議政青恩府院君浩之女 中宮
殿下魚氏領敦寧府事咸原府院君有龜之女
延礽娶郡守徐宗悌女延齡娶修撰金東弼女我
殿下以臣經幄舊臣近年久侍醫藥遂以 幽
宮之誌命臣臣固辭不敢當終不獲命顧臣文詞
見識固不足以形摸天日而 臨御既久可紀者
多謹書其功德之大者亦不敢華而不實永負天

地之大恩云

判中樞府事臣李頣命撰

封王世子教命文 顯宗八年丁未正月二十二日丁酉

王若曰元良以正戴記徵早喻之文宗廟攸尊漢史傳豫建之議此三代長治之道亦列聖共由之謨聿遵彝章載揚冊命咨爾元子(御諱)肅宗姿表秀異氣質清明愛敬自篤於宮闈譪乎天稟英睿寔著於孩抱儼然日將勝衣拜趨能習禮節置官輔養已通孝經奚但撫背之予私實係延頸之民望粤自前歲羣情久切於立儲迨茲令辰縟典宜擧於主鬯 一本無自粤至鬯二十二字有猶未齓於六歲始擬封典之少稽顧難違於羣

情乃許有司之固請二十六字爰正貳極之位以托萬世之基玆

命爾爲王世子爾其在今冲年立其大志道義爲

主自絶非僻之萌學問無他先明性理之蘊既離

阿保之手惟務親賢不失赤子之心益勉成德習

一本作化與智長仁以孝彰方策俱存師行文王世子

聖域可至必曰大舜何人體父母期望之誠夙夜

無怠一本夙夜無怠四字在之業下念祖宗艱大之業終始罔

愆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司憲府大司憲臣趙復陽撰

竹冊文月日同上

王若曰予惟立儲樹嫡所以承宗祧定位正名所

以繫民望茲誠歷代之攸重豈以冲年而或稽膺
率舊章式揚徽典咨爾元子肅宗御諱生知孝敬資
挺聰明動止周旋之間自然中節端凝岐嶷之表
儼若成人學業已臻一本作進於離經德器無待於就
傅周家喻教必先蒙養之方漢廷備儀寧緩豫建
之計既仁聞之夙播宜冊號之早膺肆循羣情爰
正貳極茲命爾為王世子於戲稟爾幼志欽予訓
辭仁義禮智之常寔本天性堯舜禹湯之道不外
人倫惟誠身莫如親賢惟明理莫如講學毋或玩
好是事毋或耽樂是從日就月將念典終始夙興
夜寐戒存怠荒敬守道心庶無忝於我 祖自貽

哲命罔不在於厥初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 臣 金壽恒 撰

冠禮教命文 顯宗十一年庚戌三月初九日丙寅

王若曰教王世子 御諱 肅宗 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
左議政許積就宮展禮予惟禮爲國之本冠爲禮
之始象天冠之制也成人冠之義也冠而後人道
備人道備而後禮義立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矧伊
君嗣主器承祧萬姓攸望加以元服其禮可不重
歟咨爾世子 御諱 肅宗 資性純正氣質清明粤自孩
提儼若長成居無動傳動必循矩甫及勝衣爰正
儲位講誦日進溫文日章從而謁 廟齊莊自將

出而就學禮容無違年齒雖幼德器已彰茲具爾
冠用備爾服醴爾字爾以成嘉事予喜既深爾責
彌大此爲（一本作語）成人其可不勗夫人有百行莫先
孝悌至德要道聖訓孔昭因爾所已能者而力行
之篤愛敬於君親盡和樂於同氣推及率土人紀
可立堯舜之道惟是而已然必學以明之乃能行
以踐之學之道要在窮理而盡性主敬而存誠心
法相傳方冊俱在爾其懋哉終始是典傳曰大人
者不失赤子之心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大人之合天地日月者以其有赤子
之心也爾今冲年蒙養以（一本作已）正天理渾全外誘

不雜由此根基固守擴充知行交致習性俱成則其所造詣何可量也於戲巍冠而莊首備服而庇躬非為其華將責其實也行其禮而不能行其道與童幼奚别焉惟爾念玆服此訓辭欽此禮儀一本作義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敬禮賢德沉潛聖學夙夜寅畏罔或豫怠承天之慶永永無疆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臣趙復陽撰

上尊號玉冊文 肅宗三十九年癸巳

維歲次癸巳三月戊寅朔初九日丙戌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臣李濡等稽首稽首
謹上言伏以命維新於舊邦允屬亨嘉之會名必
得於大德宜揭徽顯之稱寔循 祖宗之懿章非
出臣子之私悃恭惟 主上殿下資挺天縱道隆
日躋作之君師所重者民彝物則措諸政教悉本
於心得躬行既盡誠於奉先尤致謹於正始修
莊陵百年之曠典神人協和復 坤宮六載之缺
儀日月增耀至若禁苑 皇壇之設茲乃遑勝藩
服所無邦域再造於壬辰恩侔父母志事深追於
孝廟義炳春秋 雲馭渺茫不隔降歆之理文
物淪喪詎忘朝宗之誠所以風一世而激感於人

心即可垂千祼而有辭於天下斯皆帝王之盛節實爲國家之休光巍乎堯舜之治無過惇倫之至純然義理之正克盡制事之宜雖　聖德謙讓而不居顧羣情揚厲之昌臣等不勝大願謹奉冊寶上尊號曰顯義光倫睿聖英烈伏惟　主上殿下勉答輿頌益闡洪圖廸之直之囿萬品於熙洽高也厚也配兩儀而悠長臣濡等誠歡誠忭稽首稽首上言

判中樞府事臣李畬撰

樂章 月日同上

維天生　聖維德邁古復我　坤位彝倫攸叙崇

我 宗祀曠典是舉雖肅宮廟四方作孚亦有義
問昭揭尊周樹立天經駿惠 寧王允矣我 后
休有烈光啓佑後人萬世之昌 維天曲

大提學臣宋相琦撰

入耆社須教文 肅宗四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乙卯

王若曰國家靈長之業式至今休人君耆壽之稱
粤有 先軌斯舉曠典庸告多方永言眇躬叨承
丕緒寶歷已過四紀實前史之所稀遐算又迫六
旬非始望之攸及非曰降年于我自幸受祿於天
惟我 太祖之御邦誕膺永命曁厥耆臣而同社
傳為羨譚君從耳順臣從稀年既荐威之有截責

以 手翰中以嘉錫亦寵禮之非常孰云屈尊之
小嬿寔出敬老之盛意顧予年殆周花甲視當日
只差一齡而 烈祖已行之規展也後嗣之懿則
抑 宣廟未伸之志宜乎今日之追成然文獻之
莫詳故疑信之未決尚賴一二臣紀實之作有足
參徵是以三百年希覯之儀快許再舉竭誠陳懇
世子伸愛日之情累章齊聲宗臣遂回天之顧尊
先之義由令益彰尚齒之風自此復見四方均忭
百僚交欣良由 宗社之靈默佑於上豈緣寡昧
之德克配于前聿修明禋假 太廟而虔告肇稱
縟禮發大號而誕敷茲當同慶之辰特推蕩垢之

政自本月十二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上下所貴同樂惠澤必先普覃億萬年無疆奚止一人之有慶九五福曰壽永期八域之共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臣金楺 撰

諡冊文 景宗即位初年庚子

維歲次庚子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孤子嗣王臣 御諱 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煢煢在疚致哀之誠方深蕩蕩難名節惠之章斯舉曷能盡日柢自號天恭惟 大行大王德冠百王道傳千聖光被四

表如日月之照臨澤洽羣生若天地之覆燾蓋此功烈之巍煥罔非存養之做成惟燕閒蠖濩之中神明對越故事爲施措之際江河沛然盡禮盡誠千乘躬曾閔之行宜家宜室二南正風化之原虔禴祠蒸嘗奉先思孝恤鰥寡孤獨發政施仁束帛起丘園之賢開筵講性理之學揭舟水之善喩王言炳若丹青念稼穡之惟艱古訓列諸屛障輕徭薄賦而所重者民食減膳撤樂而克謹乎天灾儉已著於卑宮禹無間矣德莫盛於與善舜有大焉奚但治成於一時抑可道比於三代顧我東六七聖作尚多制度之未遑臨寶位五十年間聿

覲儀文之大備 太祖之徽稱加上尊周義明
祧主之廟號肇成追遠德厚廓乾斷而復 莊陵
之位集衆議而立 愼妃之祠至若 翟褘之重
光實是簡策之罕覯彝倫再正 聖人作爲之出
常景命維新社稷靈長之有賴崇賢衛道是非定
於斯文表節旌忠風敎聳於末俗盛範旣卓於今
古大義更闡於春秋一丘 皇壇圭璧躬薦萬世
東國綱常獨扶不息之健體乾幾宵旰之勤苦無
妄之疾爲祟經歲月之沉綿逮末年之調將猶大
務之管攝北辰居所覃至化於提封南極呈祥繼
先義於耆社山摧斗挾 睿筭方祝於萬年地

拆天崩巨創遝罹於今日胡皇穹降割之斯酷痛
大德必壽之莫(一本作無)徵虐右之 治命丁寧遵周
公祔葬之制受縗之臣服斷定斥漢文短喪之非
斯乃禮之至而情之宜猗歟前無偶而後無繼念
予眇末遭兹閔凶永隔 天顏抱弓劒而踊擗奉
揚鴻烈豈文字之形容敢將歸美之忱式薦尊名
之典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昌集奉玉冊上尊
謚曰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廟號曰肅宗仰冀沖鑑
俯垂明歆宗德祖功配耿光於前聖文昭武穆申
景鑠於後昆嗚呼哀哉謹言

大提學臣李觀命 撰

哀册文 庚子

維歲次庚子六月丙申朔初八日癸卯 肅宗顯
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薨于
慶德宮之正寢是年冬十月二十日癸丑遷座于
陵所二十一日甲寅永遷于 明陵禮也靈辰告
期清漏報曉龍幰乍褰驪馭戒道屬衛森其成列
雲旌飄以前導背黼筵之靚穆指珠丘之岧嶢慘
萬姓之雨泣儼百靈之風號惟我 主上殿下崩
心摧肝呼天擗地欵日月之不居緬 威顔之若
侍爰 降綸於蘭臺俾揚徽於王字其辭曰於赫
我 后天錫睿智出震正位承乾順紀文經武緯

金聲玉振德盛治臻不自暇滿孜孜延訪衣宵食
旰推誠禮賢大闡儒教邪正之辨皎若皎若一本作日皎
燭照政先恤孤孝推敬老化本朝廷濟濟興讓共
理惟良輒加勸獎明農扞災儲財恤歉賞諫旌直
去奢昭儉改過革弊雷厲電掣邦內乂安年垂五
十化行俗美庶幾禮樂謨思貽燕志先繼述 祖
宗未遑次第行之 元陵加謚尊王弘規 端廟
追復有光前烈 壺儀復正 皇壇刱設乾坤位
定春秋義明徽號之上謙讓以誠耆社之臨寔循
祖武昭代美典太平盛舉表獎先正聖廡腏食
宋朝六賢班視十哲斯道增光前史罕覯堯仁一本

作因倦勤命嗣監撫申申有戒是非曰定通喪復古
誕有　治命漢唐陋制一洗歸正凡厥施措踔古
誰併仁者必壽萬年斯祝云胡一疾乆蘄勿藥
宗社山川靡神不虔嗟元龜之罔效奄　末音之
已宣驚虞淵之日沉痛龍髯之莫攀嗚呼哀哉筍
帟重遶綴衣肆陳金薤露冷玉座塵昏仰　珠旒
兮安在乘紫氣兮遐舉嘅五月之定制怛三朝之
餘慕嗚呼哀哉壽原前卜先天不違龍阜協吉象
設準儀轝王掌而告還出都門兮慼遅慼遅一本作莫追
澹仙仗之寡色像大隧之幽闇三精兮黷黷二儀
兮慘慘重雲兮漠漠厚夜兮曼曼斂劒舄之終閟

悵旗旐之空還嗚呼哀哉有形必化聖凡一致夢
九齡之無驗邀天道之靡恃雖大暮之同寐允不
朽於永世蕩乎其大德之難名巍乎其大業之難
敘徵青編兮遺範配穹昊兮終古嗚呼哀哉

藝文館提學臣鄭潛　撰

定世室告　廟祝文 今上五年己酉三月初一日乙巳

於皇　聖考執競維烈祗適　崇陵基命宥密神
功偉業配天無極治成制定道光德洽修齊至要
正自倫則尊攘大義本諸經法宣昭烈闡率履不
越聖廡序正　祧寢位復凡厥靡遑壹皆無闕乾
綱以肅內謐外輯在位靖共民協于一宏謨悉備

大猷斯陟文經武緯不顯伊濯載其赫赫綏我震
業何以致之精一心學受天眷棐悠久享國祖功
宗德昭映簡冊粤膺徽號今尊世室禮倣 仁
孝爰有所式縟儀載舉追慕罔切虔申告典有侗
斯酌

追上尊號王冊文 今上二十九年癸酉

知製教臣金尚星撰

維歲次癸酉十二月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孝子
嗣王臣 御諱 謹再拜稽首上言恭以親賢樂利之思
没世愈切天日摸畫之悃到今稍伸旨既揄揚祗
增怵惕恭惟 皇考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

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聰明睿智之至剛健中正之純篤彝倫而崇　廟祧事光前聖闡大義而繼先志業垂後人本之以敬天勤民旣貞百度推之於尊賢衛道用賁大猷心得躳行猗歟五十年出治澤洽功盛求之千百代尠倫斯其基圖之益昌允矣啓佑之咸正以昭受上帝謨烈丕彰於顯承式克至今休社稷必賴其長遠嗟眞遊倏隔於三紀攀慕之至痛猶新適衰齡又届於六旬尊揚之微衷自倍雖已膺顯冊於昔歲尤宜致隆典於是年爲事體之莫嚴迄未之果以悵誠之所到克底于成盖盛羨有難具陳伊徽稱只擧大略仁爲

衆善之長入人者深德乃一身之充與天同大肆惟
聖謨之垂裕將見泰運之無疆環東土數千里羣生得有今日繼西樓三百年故事燕及皇天形容煥巍非敢希其彷彿率循儀典庶無歉於情文中外之輿情胥欣前後之癸年豈偶 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在魯奉冊寶加上尊號曰裕謨永運洪仁峻德伏惟俯鑑八字之懿益光 七廟之觀 陟降於昭照菲忱而無斁滲漉長在囿衆品而共休臣 御諱 稽首再拜上言

弘文館提學臣徐宗伋 撰

明陵表石陰記 前面篆大字朝鮮國 肅宗大王明陵 仁顯王后祔左○

仁元王后表
石在左同閣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
王崇禎紀元後三十四年辛丑八月十五日誕生
甲寅即位庚子六月八日昇遐十月二十一日葬
于高陽東蜂峴甲坐之原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
繼妃孝敬仁顯王后閔氏丁未四月二十三日
誕生辛酉冊封 王妃辛巳八月十四日昇遐十
二月九日葬壽三十五

列聖誌狀通紀卷之二十 上